



頤齋集
六

序記跋

十三

~ 16
2402
6



和
2402
13-6



頤齋遺藁卷之十一



序

理數新編序

右總若干門目是余一生精力之所在也嗟夫余豈樂爲此哉太極理氣之說蘊天地之萬理而余莫能究之洪範經世之學扣河洛之妙機而余莫能透之以至啓蒙曆閏之法固古人知來之學而顧以余之頑頓不敏又莫得以規測是雖俗儒之常轍而若或有志於古者則豈可以不才自畫而不講乎古人之緒論哉此余所以無樂乎此而強而爲之者也益以

爲不講乎此則不足以爲人勉勉乎若不及而必欲其洞究而後吾事始爲終也嗟夫余之有志乎此者今已四年矣雖或有一二諛見而其未曉者尚居其半况是編也博採羣書去取不精間有傳寫之訛而聞見未廣莫得讐正郢書燕說往往皆狀恐未免博物君子之譏也惟是酷嗜一念到久愈深儻於後來庸質師友之間益曉其所未曉益究其所未究用酬一生之願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哉抑余於是竊有慨狀朱子嘗有言曰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反遂詆以爲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噫其果

驗矣哉今夫是書之所載者何莫非古人之至論而光明洞白真意爛漫終無難曉之理苟求其所以狀之故則古人之不我欺者於此可知今之人不此之爲而輒以爲迂遠玄昧自非今人之可曉者甚至斥之以爲不合於時文噫其可慨也已余固知愚拙滅裂未免乎此譏而顧其著心已久有若杜當陽春秋之癖則其亦不奈之何矣彼古所謂心無偏繫者果何人哉狀余有深戒者焉貌不離於嬰孩而談母及於性命寔又朱子之訓而余方有犯於此戒故每披是書未嘗不愧汗云

箕城黃氏家乘序

古者蓋家無乘非可以史之也及子長作史記孟堅修漢書始皆述其祖先事實暨作之之意系於列傳繼是二十餘史私家敘傳始悉徧焉而家之有乘或昉於此夫間猶史列世家哉蓋陳世德讓先烈率以史例託之史筆俾傳諸天下後世而不至於泯滅者斯固孝子慈孫之事狀其義也必君子而後為能知之亦能著于行事而不失其正何也先祖無美而稱之是曰誣先有善而不知是曰不明知之而不傳是曰不仁有一於此君子耻之狀世未有知之而不傳

者亦未有有善而不知者獨於稱美之地迺或貽誣縱令誑惑世人適足為識者一桀抑先祖不昧之靈必將躑躅不安不欲肯受其說說也若是而猶且浮誇焜耀以自號於人曰吾祖也吾父也文章爾德行爾亦既榮達焉功績焉云爾而求諸實跡希不相戾其為不義固已譏也世或知自好者往往不惟不斥而又從而益其傳會自趨德憑之域者抑曷故焉是以非無家乘也夫人而能為家乘也故難其為家乘也由今之世殆其無家乘哉嗚呼其惟君子乎知先祖德善之不可以不知而不傳亦知其不可以誣先

而必期於至當之歸者其惟君子乎若胤錫頑頓孤
陋雖不足與論於斯義狀竊嘗承誨家庭欲無愧於
此久矣每念我先世幽光潛德實可傳之來許表乎
衰俗其於史家叙傳之云覺古人多遜一籌使得秉
筆於蘭臺石室之中脩錄乎年經月緯之際如異時
焉則吾家敘傳亦未必不踵於宮庠故事而曩所謂
孝子慈孫之事庶幾在此狀亦非胤錫今日所得爲
者姑且哀稗家譜及世藁諸類以就此編而其發凡
言例之義一皆折衷於君子緒餘雖未獲附之國乘
之末以咸於後世亦聊以藏於一家託於來裔以爲

我黃氏家乘世之君子覽斯文也其有取乎否也編
既而書是爲敘

訓洪克之樂真序

物于天地間蓋多矣人亦物耳而謂之最貴者何哉
心之靈明莫不有知大而六合小而一身遠而八蠻
邇而一室凡諸色色形形靡數可紀之理惟是心具
焉心之有知博哉苟爲充之方可以盡其量不狀則
心亦一肉團而已身在其最貴身在其靈且明也雖
狀徒知其量之不可不盡而不知反乎其約則是坐
夫枝葉之繁而無望一原之收功也顏孟所以致意

於博約者厥有以哉狀而學固不可惟博之務而亦不可徑約是求蓋嘗觀乎博者矣苟通汎覽非不森涌而不有以察焉其病也雜又嘗觀乎約者矣斂華就實非不丁確而不有以察焉其病也陋雜之與陋尚奚間焉自余之少也竊不自揣妄擬一究天人之際其於易範律曆書數之說山川郡縣風俗之志以至陰陽神鬼心性情意之辨謂未始畱念則不可也顧乃駸駸狀將流於雜而及夫就質於師教始乃瞿瞿狀覺其爲可病嗟夫克之之言今亦愛我也哉狀余之愚而輒有獻焉克之天姿樸實用志不分以聖

賢爲願學以風雨爲美境由是展拓亾有窮也卽朋友相好之至雖欲過慮乎而其如不陋焉何哉病之則無勿樂可矣獨不曰防其未狀乎未狀而防君子事也幸克之自勉而又以勉我

宗簿寺壁記小序

本寺以糾檢宗室則古之宗正也以撰次譜錄則古之王牒所也以藏護 御製 宸墨則古之龍圖天章諸閣也以勸課宗學則古之諸王府教授若友也其都提調用宗親屬尊而貴而一提調次之二提調則文二品又次之其下僚曰正文兼編修官曰主簿

舊法用文蔭蔭則山林重望抄選由是出六品者居多比年純乎文曰直長舊亦間以文而其純乎蔭又久非生員進士不在擬焉而如有庶流市人計仕應遷於此者遷必換授而之他抑告身階五品以下須署經與各寺以職者不同則嚴公格重官方故也嗚呼列乎記者可不慎哉

耽津安氏族譜序

東表之安其別五曰順興最大曰竹山曰廣州次之曰陰竹比無聞至其曰耽津者族未為盛而有三偉人焉稽夫忠武勳伐文章清顯學問節義之烈何渠

不與竹廣方襄哉蓋高麗五百年亦多難矣亡論遼金蒙倭卽紅寇流自鴨西不旣去復至乎王不播越嶺外乎國步民生不凜凜一髮乎時則平章公以天下重望出而靖之雖尚咸二帥蔑能擬焉不幸宵小所基王亦疑忌而一時之亮終伸於史氏今耽津舊治南蓋有故宅基可志云是平章之忠武勳伐所以為偉也 本朝 英 宣二陵之際雲蒸龍變蔚宇多吉自成朴諸大忠賢以外猶有文長金文貞魚世文康李石文康數三名輩而申之以佔畢四佳兩家時則文靖公得遙其間集賢藝文交迭踏趺而一代鳴盛

之具遂復宣正舊觀况也元閔史案有足以強意乎
是文靖之文章清顯不害為偉也壬辰之亂又紅寇
以來一大厄會三京淪矣八路剗矣其卓卓從王
事有著者道學而趙文烈詞翰而高忠烈弓馬而李
忠武爾狀亦皆有科名職守之可階哉時則勿齋公
以一齋老門生奮自田間協力同志大募兵以義旋
奉 康獻聖容并國史避地及赴 行在陳中興六
策 上下為之褒歎而竟不以一官自縻要之一匹
夫自盡臣分耳夫豈有所為而為之是又勿齋之學
問節義有耀乎為偉也蓋一家而得一偉人猶足以

名家矧安氏一之二之以至於三之乎夫得是三偉
人矣而其家不能以名且大則世之降久矣吾於彼
何哉獨吾幸夫昇平百年文獻漸該繼麗史而纂要
提綱會綱以至輿地氏族諸書出矣平章於是益彰
外實錄而 御製御天歌野史文選諸集行文文靖
於是可徵撫日記遺文而我默翁先生以下諸君子
所表章至矣勿齋於是不泯而其族之可譜者又先
後成焉樂夫為政重可書也若其發凡蒐博有裨乎
觀感則區區自出後死之義耳樂夫乃從而徵序嗚
呼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安知安

氏過此而往不益懋家法致偉人復興而克名克大
視順興爲甲哉則吾將曰斯譜之功安氏勉之

張氏追遠錄引

余既重張士彬禮請狀其先大父樂寓公事行矣士
彬繼而曰吾大父奉先收族之篤子固最而言之惟
其曲折條件猶有待於周至謹輯所爲譜契序四約
文二遺書一附以寓記自狀共若干名以追遠庶克
觀視後幸子之終教之也余蹶起謝不敢徐乃卒業
歎曰此止公平日百之一耳狀其慈孝之無極誠忠
之有本猶可因是隱約則盛德大業至矣哉錄雖小

其孰得而少之朱子嘗稱人見十世孫亦憚只不思
量到此所以追感不至也今公報本不翅十世而已
而又及於上祖故其敦親不翅五服而已而又及於
疎族朱子而在豈不爲公莞爾而笑也狀則狀中所
列齊家善俗壽後之云舉皆追遠一物之推爾其利
之博又非張氏一門所得而專者未知朴文穆李忠
武二公亦有是抑公先僕射寒松一詩足自千古
矧乎臨難之義爲政之能在史氏俱焯而其裔監察
李淑又于公芻宗也以 端廟大臣皇甫公女壻爲
申叔舟所殺百世之下將與金鄭成朴諸賢合傳而

趙滄江氏族源流詳焉有能鼓公議享貫鄉使夫上
下四百年祖孫雙節無泯於東表則其裨世道民彝
之重當如何哉惜乎公已卽世 邦又有禁士彬乎
行且待時紀之以殿是錄可乎士彬曰唯唯於是乎
書

溪齋遺藁序

州于湖視全光爲大者羅州已氏于州視林丁爲古
者羅氏已有以南澗溪亭之別西郭溪齋之隱而偉
狀乎華陽宋子之高弟則又故處士羅公已嗚呼公
其可希也哉宋子竄於乙卯明大禮故也而公奔千

里以勞宋于物於己已扶 聖妃故也而公因六年
以辱向微甲戌陽復于庚申益光公亦止有一死焉
耳夫以親炙相從而不憚千里者古或紀之餘禍相
糾而甚至六年者始惟公一人自非學問之力所在
服勤而氣義相發能善善惡惡而渠能之乎是公之
屈信卽宋子之屈信公其可希也明矣宐乎李文正
閱蟾邨諸老先生相與表誌其墓而不使之泯也顧
余獨恨公雖不壽不位乎而其文之藏乎家計不一
二則以行之一世庶精神心術之寓言語動作之徵
有今後之人可法而今乃不能爾何哉益公自修閭

狀日章以夸毗為戒以藻績為耻故不多作作亦不盡留藁藁亦大半散逸雖以李胤新齋公玄孫學臣氏前後衰穉之勤猶且若是寥寥也狀試攷之所尊之文谷西河俱宋子同德也所斥之若睦若柳俱宗道同惡也一消一長世與道交喪而二十年屈公信公之機無不即此俱焉雖謂之詩而史幾矣仁人君子上下嗚嗟於黨錮之傳偽學之籍者有不為是肉飛而骨驚乎狀則一編之存良亦不願人之巨表而尚可以少之哉抑余尤有感焉昔曾祖醉隱公不面而師宋子以心而交于公其為公而步德源一絕遯

海而及禮禍一網在乙卯其命我祖偕公第擊磬公為宋子叫冤在丁巳其不幸先變化一月而齋志在庚申亦粵我祖暨叔祖龜巖公其永矢不赴舉在己巳兩家道義之契所從來遠矣乃若擊磬之下鄰公孫之委禽重可想見風韻而學臣氏又屬以讐校而序之嗚呼子之袒免叔得緯氏先我矣奚其贅第惟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况我 聖上御纂朱宋二子傳心錄宋子之道於是如日中天公而可作亦與榮焉若翁在者當相視太息乎斯庸不隘也姑牽連書之俾世之自絕于宋子者並有以

知警云

定寧南氏述先錄序

南之望定寧者文學科宦始甲乙吾東矣而其節義之卓韜晦之深廉孝之著愈遠而不忍泯則沙川一派為狀噫雖謂之南有三仁焉可也何也往王氏之季有參知門下府事諱乙珍知天命人心已有所歸歸隱沙川不肯與其從子在臣我 太祖及革世屢召轉入紺嶽石窟中不出即其地封以伯竟不拜以終而李芝湖選表于其所編勝國新書不以齒諸耘谷石灘籠巖之無稽渠不避哉自是三傳而有直提

學諱褒其用薦而仕在 宣陵盛際其托青旨不仕在燕山昏朝其避弟哀益自放而遺命踵沙川只稱工曹郎在 靖陵年間或曰無亦薄毀周者歟疑莫能明也狀其潛光浪迹為安禮亦可為伯夷亦可百世之下定有別於二者不尤竊其清哉既又一傳則有掌令諱廷縉為着而出猶不樂在內嘗以清白第一為李文元所課父在固遊徧山海父切又誓墓謹祭禮可繼若三公者雖或不出一家猶足以赫赫名世况五世一氣而相傳乎狀則獻納公發幽之志生員丈述先之編於永慕則定即胤錫一二與聞其又

何至於辱一言之徵也顧竊思之仁體之全固非聖
莫之能盡而三公所就亦各得其一端耳其事雖若
不同要其歸未始不昭狀相會於惻怛慈愛之理而
非一毫私欲有所爲而爲之夫大而江海小而溪澗
同一水也矣其辨善學之士苟無論孫喬與否觀感
之篤由小而泝大則安知聖之全體之仁究不可造
也請以是無徒日以述先而與世共之使之有南氏
三仁錄則自胤錫始

六拙齋遺藁序

益自靜菴趙文正先生昌寒暄餘緒以來其一枝南

出浸遠而浸光者有曰檜山丁先生傳于其弟游軒
忠簡先生忠簡傳于其從祖弟晚軒先生則有齒有
德卓狀萬曆中湖外一柱而又以傳于活溪李先生
君子曰若晚軒活溪使在嶺南豈在鄭寒岡下哉信
斯言也以晚軒爲王父之父以活溪爲王母之父而
內外胚胎樂有私淑之懿又孰京於六拙先生者乎
先生之降後晚軒乘後學僅五年學于考蓮塘公家
庭因以滌夫六代副丞公禮法梯谷之遺訓而克孝
克悌克睦克嫻衆美畢具非一節可日大率本之小
學以自律不獨天質使狀也及其進修則專用力於

大學之誠意中庸之慎獨而參以心經附註得退溪李文純先生釋疑手筆而補之又參以擊蒙要訣爲之釋疑而于栗谷李文成先生有爲忠不爲佞之願焉以至禮鈔族約族契女訓諸文舉皆出於躬行心得之餘而要其通動靜貫始終而爲之歸者實亦不離乎大易之直方爾嗚呼先生之世何世也啓禎以降天下腥羶而一隅東表猶賴有沙慎尤春諸老先生先後講明聖賢之學用能使夫家洙泗而戶洛建矣矧 寧陵奮發大志之會亦春秋可讀之地而先生既不廢舉業矢立揚顯親則與其友澹虛齋金先

生日磨礱道義者偕出入沙慎尤春師友之列不益于光有耀乎顧先生不狀寧泯泯草屨卒以大明一布衣沒其世而無憾觀乎次澹虛咏懷所引伯夷靈均仲連子陵元亮各一絕已可緬仰微意而許魯齋二絕尤抗烈申復謂其仁義之學而晚爲元臣之可耻夫許氏爲師者也非爲臣者而先生猶深抑之使同於爲臣則藉令畢竟登科當亦止以悅親於生死耳其不欲因仍抗塵而走俗也必矣噫其真得仁義之學而不忝所生之淵源者歟宐乎自視若拙重以自命以附濂溪四拙之賦而發之詩文詩有長焉

往往興到句警隱約擊壤翁理致驟而閱之質而樸也舒而究之精而深也知言之士其庶卽此而知其人矣胤錫生也晚而又愚惟幸父師之教龐能懿德之好辱先生曾孫弼良竝遊久矣昨年九月東遊謁游軒晚軒二先生墓下行且歸弼良氏出先生藁曰吾祖卽世已一百一十五年矣雖鄉評得配晚軒而是藁尚秘巾行子所嘗慨寧不一言胤錫輒不辭滋筆而還之曰責在後學烏可已乎惟活溪以上已有朴氏所編東儒師友錄在焉有能續之將取乎斯吾與子益亦遲之

不憂軒集序

不憂軒丁公考終之三百有五年而後人始克謀行遺集以胤錫忝列彌甥屬以校而序之自夫書若詩有序以來是集也亦烏獨不狀而世遠跡晦重惟謏謏有未敢輕遽則謹依集中本編及諸所唱誦以爲之主而參以不知何氏家狀之掛漏孫咏歸屬文之破缺與夫李容齋荇新增勝覽宋訥菴世琳鄉約跋嶺南前輩羣豹一斑秀孫碧梧瞻述先錄凡表表可徵者會通是正成行狀一道如朱子追爲周子事狀而公之學行事功出處方隱約可舉狀後乃得泚筆

而弁卷蓋先賢始末雖一字半句不可苟故也序曰
誦其詩讀其書可知其人又繼以論世此古今觀言
考行者所同云狀而於公集尤信公之為人雖若莫
得而知乎而是一二精神心術之遺有詩焉淵懿而
鮮華有文焉疎達而當理有歌曲焉亦古淡和平而
可詠竊試潛味之久居狀若復覩公於三席之侍其
始純而樸如金之在卬闇而章如錦之尚綱以漢儒
淳固廉直之風而希宋儒高正超實之域者乎故其
爲學也不汲汲於傳註箋疏之繳繞而大原有以默
見其設教也不切切於理氣象數之凌躐而彛倫有

以必惇以之御家則既慈既孝而子孫承其誠以之
臨官則亦德亦威而僚寀成其契師道明矣館學間
望莫不服其令鄉飲行矣勸規交恤又莫不如約以
期乎天理得人心正者而本立而道生體明而用適
一言蔽之不過曰壹乎質幾乎仁而已若乃斥行乎
請斬之疏尤炳烈礪礪可見仁者之勇何哉天啓
本朝一治伊始而人文未朗如渾沌纔闢則三國以
還數千年痼佛之俗其說免者間有出又亦只彼善
於此爾公則獨有大焉奮一介抗 千乘引孟據朱
監漢懲唐一進再進而猶不已一 謹再 謹而滋

不挫斯豈一豪有所爲而爲之故能卒之致夫天
意回國論定而明宣以下孔道遂以大明彼普
爾之伏罪休靜之助義未必不自一行乎流極而導
之則公之功其又孰得而少之宜乎文宗之不次
曠舉睿成之清選隆諭或以奏于皇明或以
以書于國史而俎豆扁額又愈久愈光也顧公所
以辨此者亦惟求仁而後爲能夫聖者無慾賢者寡
慾寡之又寡可至於無而仁而仁體至大非聖曷盡
狀剛毅木訥不近仁乎箕奴微去不與比干同仁乎
古之大丈夫其不以富貴貧賤威武而爲動者皆是

道也公于平日固周旋夷惠之間而十年乃調則庶
乎爲惠狀出處何常所常者寡欲故無疚乎內省無
慕乎外至富貴則薄之貧賤則安之雖威武所施於
三大臣六臣之殉主大司成徐岡之斥佛者不以
戮不止而我舒我卷自如而無屈無屈者何以心而
非以跡也使其一有外慕則跡雖伸而心已屈矣卽
冗官黻秩有不以爲病乎則公之自附於綺皓人之
必擬於夷潛者詎無以哉于是而不曰寡欲吾不信
也嗚呼百世之後有欲知公者請自一質字究仁則
亦必曰有是集在是爲序

孤舟集序

六籍以降道為天下裂矣其稍稍希古者動言文者道之餘詩又文之餘即四六讖焉可知狀亦或者不思之過也夫道也者日用倫物當行之理爾本諸身心性情之微形諸家鄉邦國之廣有以循之而勿失嚮之而毋遠則典謨之與韓歐風雅之與李杜其文其詩安往而非道而義烏建安廬陵之四六又於道庶矣苟為不狀人自人藝自藝而已則雖所謂唐宋之文漢魏之詩徐庾之四六多見其背道世之以淳儒莊士自命者訊為之稱之余嘗以是求之東表

而有徵焉 明 宣之交奎運綦隆爰有退溪栗谷

諸先生先後明朱子之道使三國勝國二千年陋俗一變而新之故禮樂刑政忠孝義烈殆駸駸三代而道之體用蟠際無疆則其發育人才之盛也文而有蘇齋簡易月沙詩而有孤竹玉峯龜峯蓀谷石洲者并相與作興而光大之惟四六未有家數可舉耳狀其不以道為外則一也當是時余又得一人焉家湖南而三面并海則地之僻矣名進士而六韋為郎則命之畸矣而能承祖烈服慈訓而家法懿從忠武托文貞而交誼篤筆原之再樹可憤也密檄圖剽幾陷

於匈購浙閩之申誣可閔也一書嗚冤竟感於皇華
以至昏朝沈晦猶寓 西宮之悲 清時尉薦亦辭
東陵之榮而本末始終益皆學問之所推則終古之
遠知有孤舟氏宐哉竊試覆案其遺爲文者最少向
所謂一書是已爲四六者次多向所謂密檄其一也
嗚呼亦寥寥甚矣而奈烈烈轟轟勃見而側出何哉
若夫爲詩則其多爲最而雜言五言七言具焉古體
絕句律詩詠焉風神之爽興象之曠音律之清圓格
調之秀妍率以 皇明嘉隆諸子之評意其出入乎
開元大曆之間而宋之傑狀者或有以方駕則繼王

峯餘響而與松湖伯仲亦惟是詩焉耳況其中又有
有興觀羣怨雖詩實史而非他人可及者乎夫于藝
如是足矣道未始不在乎茲雖謂之百世之師將誰
曰不可今是集行矣有能反復詠歎參以句批行狀
而不遽以爲丁氏一家之寶則區區佛頭之糞或不
至無助余方拱手以俟

辛州殷氏族譜序

三代之隆帝王有帝系諸侯卿大夫有世本姓統乎
上氏別于下小史所職雖百世可明也秦漢以降不
講而族亂則以我東在外國獨稱小華者亦狀其親

日本之猶有姓若氏古制乃反不及寧不重可恨哉
若夫來自中國者尚可由氏而溯姓則殷氏其一也
殷之爲氏實古商祖契子姓之裔成湯代夏因舊以
爲有天下之號而盤庚之遷始改曰殷殷之亾也其
後因氏以殷至漢有汝南郡則又以之望焉狀其東
來年代莫之詳何也東古夷也謠俗雄陋自新羅王
族朴昔金三姓聖骨眞骨之分六部伊思琴李崔孫
鄭裴薛六姓之賜與夫高句麗之高百濟之同乎高
句麗而終改扶餘以至駕洛之金許耽羅之高夫梁
渤海之大以外夏無上姓可紀間有之亦僅僅一二

而六部之孫乃猶有謂出春秋之魯卽其餘豈亦非
盡土姓歟大約箕子之東繼以三韓而地相比海相
通宐乎中國人續至之不一則凡不與土姓者蓋皆
多是東來而其中來歷之明又自有不可誣者奈文
獻不足徵何哉今且以殷氏故實言之近者黃尚書
景源序于譜也則曰唐德宗時八學士浮海而來殷
公洪淳其一也仍畱不返吉氏魏氏奇氏洪氏睦氏
奉氏房氏亦從之是殷氏所示家乘歟抑黃氏別有
廣聞歟狀中國史志元魏只有奇伯顯一人而古孝
子伯奇之後非東之幸州奇氏稱以箕子之後者睦

氏亦有南唐胡元各一人而或疑以古睦氏之謬也
奉氏則初未聞有一人無乎中國亦烏有東來其爲
八姓之目已自難確而殷公洪淳舊譜又謂卽高麗
史世家忠烈王五年己卯三月遣郎將殷弘淳如元
獻花文大席者則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而上距唐
德宗建中之初已五百年矣意者洪弘聲近以致譜
誤實則以洪者其先而以弘者其裔不可以併二而
爲一又安知非自唐來而乃始自元來乎漢唐享國
之久在周後爲最故古今中外稱中國不以漢則以
唐朕則元亦入主中國謂之以唐何不可之有矧所

謂八學士亦自相訛其始海東輿覽于南陽府古唐
城有云唐遣才士八人往教高麗則世以府姓洪房
齒于八之二焉狀高麗立國並于五代其爲唐也豈
德宗之唐耶始沙陀江南之唐爾又于沔川郡有云
新羅末有稱卜學士者自唐來居卽高麗開國功臣
智謙之先蓋或八才士之一乎而曩又有嚴侍郎璘
修其寧越本譜乃曰唐天寶間遣坡樂使東來而嚴
氏爲上价辛氏爲副仍居寧越不返其稱坡樂使果
何名義必是八學士三聲之轉而押有一說以爲唐
遣八學士來教東土則平海之黃丘南陽之洪房豐

川之任盧寧越之嚴辛各自爲上价及副者是已而
殷則反漏使其同一唐也果是則天寶之於德宗又
先三十八年矣平海之黃卽胤錫及長水昌原諸黃
之祖而謂於東漢建武四年有儒臣奉使交趾者深
居今其郡越松之崖有遺墟在焉則亦大相牴牾而
餘可槩也嗚呼衆言淆亂折諸聖胤錫請試一掃而
質之理準之史可乎東之大姓爲譜者遠則其世過
乎三十近則不及二十是自金季朴柳已狀卽殷氏
不盛而孤者可知已則其譜世之不能遠固也狀自
夫初起尚衣直長同正允保至今二十三四世不抑

不甚近而遠乎况彼大姓之譜有以逃役而羣投則
人往往鮮信而是譜也不狀故可信其見于史而佚
于譜者宐亦必其或先或后之祖以殷氏保無別姓
耳試考高麗世家而有得焉曰文宗丙戌有殷質擒
賊授中尹己亥有顯陵室侍衛大將軍殷貞以盜入
受罪肅宗癸未有詔徵無等山處士殷忠而忠烈已
卯卽將殷弘淳次之又其選舉志凡私學有十二徒
而其曰文忠公徒侍中殷開所立者與文憲公崔冲
弘文公鄭倍傑諸徒相伯仲者稱夫中尹大將軍亦
足重殷氏矣况處士文忠不尤光大矣乎惜也世無

肉譜昭穆靡稽惟郎將卽譜初同正之子也官至平
章事上護軍判兵部事傳民部議郎贈門下侍郎毅
門下注書麟好直長致至寶文閣直提學辛尹則嘗
寓古阜郡忠定己丑稼亭李文孝公穀之遊關東也
西南迤過有與殷學士唱和其詩曰滿頰春光滿鬢
霜風流晚歲似張蒼世間那得先生樂愛有青山繞
畫堂又曰猗猗高節傲風霜枝葉扶疎刻水蒼墨戲
敢煩揮妙手稼亭中作此君堂學士卽直提學也其
詩畫二絕此詩可證而稼亭所與公亦賢矣哉公生
參議長孫亦名宗是生 本朝右獻納汝霖居泰仁

縣 太祖丙子中丙科第六人歷慶尚道經歷所都
事見登科錄卒 贈吏曹判書嘗爲晉州牧判官修
客館則河議政爲之記稱其以循良著者亦見輿
覽蓋其葬參議於星州而遂移大丘府歟自先至是
八世始有三子長曰通憲大夫顯此嶺南仁同軍威
之始也仲曰海州牧判官輔此湖南泰仁古阜之始
也季曰進士翊亦嶺南大丘慶山之始也蓋同正以
下其譜其世始克以信傳信無復可疑而有幸州移
湖嶺則亦無文狀居泰仁者中世或貫古阜則以直
提學所寓也居古阜世鄉役者中世或貫大丘則以

右獻納所移也今合族而復乎幸州之本貫則京圻之高陽郡也族既合矣譜可案矣嶺南之以文行冠鄉邦者舉歷歷睹記而古阜則海州判官長子軍器監仲宣後也夫以士大夫子孫而降鄉役或謂以高麗不服之臣則非也豈我 端宗 世祖之際耶泰仁則仲宣之弟龍潭縣令仲玟後也縣令自大丘復歸乎此亦以右獻納所居科宦之鄉而其子司正悅墓有表甚明於是乎卓狀故家之聲矣卽科宦多小姑亾論雖親表媯媿猶亦必於右族而以胤錫所採輿誦則柏溪先生諱昀和尤有大焉篤孝崇禮博學

力行上以繼乎父師下以啓乎雲仍其生也一路於焉山斗其歿也多士以之俎豆雖不幸不試而窮而彼一時千駟萬鍾竟烏足道哉則向也處士之受徵文忠之立徒提學獻納之風流文采覺未必遠賢而本朝四百年殷氏之華正惟斯在噫其盛矣念昔我晚隱先子獲及先生晚歲三席所尊終身有慕雖以胤錫之愚亦嘗拜祠墓而先生曾孫修德謂若可與語先生之道者頃既屬以狀行矣茲譜之新又以序禮請曰黃尚書固先之願吾宗無以貢夫謏見而其所以表章亦止於參議之自出夫以申夷簡瑛金黃岡

繼輝之賢也 仁敬 端懿 一聖妃之尊也豈不懋
懋吾譜而詳外略內吾不能無憾子其圖之斯亦尚
書所遲子子也胤錫義不敢三辭輒辨證蒐補而歸
之殷氏乎其尚不以余鄙而念念世德上以追乎契
之敬敷湯之敬躋劬以通乎箕子之敬事孔子之敬
身則一氣同源家法之述何如也而遠自邇又當以
柏溪爲階梯殷氏勉乎哉

陽洞遺藁序

嗚呼此吾故同門畏友朴洞王精神心術之寓也洞
王生少余七歲去余三百餘里不及蚤相交交之自

甲申游太學始益非不相得而猶未之深也及同避
荆舒特享併出青郊則介余一言以雲樓三席爲歸
於是乎晝夜石室竭來羨湖而魚川泳身雲飛未足
喻其驩如也夫狀後昉幸以朋友古處稍又不敢以
一日長自居日子吾兄也不可以弟畜也矧先生講
誨之際往往稱其懇切乎仁而惻怛誠而真實而後
乃能有懇懇切切之氣味而先生之許之也以此則
洞王所造可知惜乎一別十年壽止二章何其短也
頃聞其將終得正整衣席屏婦人如禮近覩其遺戒
三子臨屬續運絕筆不亂定力所徵又何其賢也嗚

呼世之降矣以河王泯泯於湖南窮海之鄉而莫有
過而聞者其或得一命如吾水樓金士謙則百之一
爾狀其住世亦僅僅七七視河王不甚相懸是二公
雖未及識面以講同門之好而以余觀乎兩間則其
先後甚至於不年而可悲者俱亦幾乎程門之思叔
朱門之伯豐狀河王諸子方次第斲狀比水樓不翅
過之九原有知其必有以少慰矣而余冥狀不灰髮
宣眼晦行墨已成潮退有時南望未始不俯仰低徊
也乃其賢季華王袖從氏舜王書申以此藁則河王
大郎所手自編寫者而筆畫纖悉依依有父風一再

披繙令人愴涕即洞王平日之美則吾先生胤老贊
善公一文字盡之矣余又何述焉嗚呼葦南竹川之
家法農巖雲樓之道脈既孝既友而睦而慈要其會
極歸極不越乎直內方外之大訓而由是而心公由
是而理明雖於諸老先生亦殆願忠而母佞則非念
念仁若誠之域者而能乎哉千秋在後將不以吾同
門吾一路無人而是藁之傳亦先生遺教之傳耳有
賞乎茲母曰余說

河東鄭氏族譜序

自雞林三姓相王則有六姓之錫而李鄭于六為大

今攷氏族書鄭不及李之最大而分封別籍亦僂指
非一盛矣哉若河東一貫非非一之一字而史文多
闕年系多疑吾小友學明恆以是病之茲三派各成
一小譜而其歸極於贈密直副使諱國龍同爾雖未
及究夫大全而猶足以明世本攝人心一開卷而油
朕有孝悌之心矣何者慕祭酒晏沈死之實慕文獻
汝道學之傳則風聲淵源雖不姓鄭空莫不聳况於
同祖之笏尊者乎又况孝洞文之流名廬慕忠節遠
之一死葦寇霞谷龍之首倡義旅而本之正學九炳
烈礪礪於百世者乎是譜雖小可以不讓大全彼徒

以旂常彝鼎之身奕而無以重輕於三綱五典之教
者曷足道也吾友霞谷肖孫也歸而求之有餘師嗚
呼高山仰止尚無忝所生哉

錦西世藻序

嗚呼黨人之禍何代無之惟我朝為甚而未有如
明 宣以後餘二百年益糾者也即其中托邦禮戕
士林又豈有如己亥己巳驪連海尼之為者哉蓋儀
禮一經周公之文鄭氏之注賈氏疏朱子黃氏之通
續備矣而其喪服子夏所特傳者尤見其致謹矧斬
衰首乎五服而父之為長子也又出入經緯乎輕重

正變之間而要其歸不越乎主四種無二統之義此
自公心明眼者思之當了狀無惑惜歷代帝王家多
爲一時茅紙所誤而國初亦襲明麗遂令長衆
子同一替制則於是乎四種無復別而二統有可憾
矣今姑以類例言之德宗在東宮早薨而睿宗
自次嫡承大統以薨也貞熹大妃爲之替而不以
三年又姑以爭辨言之明宗之薨仁聖大妃位
皇嫂無恙則奇文憲謂定三年而文純李子初雖汎
舉無服畢竟定擬替年乃貞熹之世無一人駁禮
官以薄睿宗何也仁聖之世雖文憲異見亦不

疑文純以薄明宗何也是皆平心故也狀則己亥
之禮其以替爲主亦等耳而黨人之於文正宋子獨
驅以薄君非禍心故耶則文正所遭由是轉而栴
棘又轉而請告廟終而至於拿藥者信矣乎黨人
之積怨孝宗今而後反之乎文正耳非文正實誤
禮可罪也嗚呼天不祚宋乃有此事百世之下有不
爲是流涕而悲者乎狀竊聞之金厚齋嘗謂己亥主
三年者出於文憲是其主替者出於文純矣二者初
未必苟循而文正之同乎文純則源流之俱正也黨
人之同乎文憲則末梢之全差也若金公獨見誠亦

發前人所未發者矣抑吾東諸老先生爲世尊信而無黨論敢到者非文純一人乎此在黨人亦云而徒知文正主碁之可斥不知文純主碁之并入於所斥所謂逐鹿而不見乎泰山則文正不暇悲而黨人還可哀也又曷足道哉顧當時士氣所在有不可以知陽而不扶知陰而不抑者不知是何以見 諸廟三百年培養之盛哉斯當丁巳七月告 廟之論之再發也文正在長髻朝夕有後 命士惴惴無人色而吾湖南亦多附黨人雖以高忠烈名家之孫猶被尼媠所唆以疏首卻走爰有松澗羅公慨狀稟大庭率

多士自光州叫 闕疏雖還出而黨人已不覺膽寒矣居無幾丁外艱庚申薦授 英陵叅奉丙寅出盈德已巳文正翊 壺位以殉則公亦有歸而已甲戌壺位光復而文正得伸矣公又起先後徧於憲府三曹之選奈時反有不樂傲海亭名以擊磬歷高敞槐山淳昌至乙酉金川以後則公竟不復出矣原公自少得王父南澗之風韻資伯氏溪齋之氣節而重之以出入文正之門故始終成就有可以動人也如此而其孫進士公亦卓犖祖風當 景廟辛丑建 儲也金忠獻四大臣爲鳳輝泰者所毒而 東宮至於

辭位則通諭一路以癸卯將請討旋以金弘錫誣文
正罔極以羽翼披尼則亦輝者鷹犬也遂合湖南海
西二路儒生用八月投疏竄端川 英宗乙巳 宥
還趙公尚綱擬參奉洗馬自謝不才修松澗舊亭醵
詠自誤爲申請文正從享封章西上旅臯于果川僧
坊店丁卯五月也京鄉士大夫并挽祭致惜令其詩
文附公藁以行而文正所撰松澗亭記一篇亦俱附
焉嗚呼二藁不泯二公如在士林傳誦豈獨專於一
家哉記我曾王父醉隱府君病未及文正三席而乙
卯偕溪齋九十餘人求伸文正禮論幾乎及公之枚

文正也遺長子山邨府君參疏而又躬餞井邑叔祖
龜巖府君遯逍遙山北永夫也并山邨隣擊磬而于
松澗驩如我先子晚隱府君亦早及二公從遊而進
士公丁卯之行實過我家雖小子胤錫之幼不肖亦
幸隅坐而一覲茲二公邈矣何及而先子棄諸孤又
忽忽二十年矣乃溪齋玄孫學慎既徵余序溪齋藁
不敢辭矣而進士公遺腹子得紳又以是二藁繼之
嗚呼胤錫老且賢無以言亦不忍無言謹掇禮禍所
嘗私議與夫建儲時事以章二公大節凡我私淑
文正諸君子其尚有以一歎也

靈光金氏家史序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君子于是必兢兢焉朕世之降久矣文日彌質日喪則誅而爲狀傳也鍾鼎而爲碑碣表誌也非不炳烺礪礪而辭有據者無多識者病諸余棄棄且死猶喜談古今名德願亦竊有懲焉不敢復治筆硯乃今靈光金二君光燦必鐸來示家史一通謁余一言而必鐸至再徵良勤余試呼兒讀而聽之得其中三偉人不覺骨聳神竦而左醫右蹇忽乎痊也何也當高麗成顯之際有平章文安公諱審言上封

事二條其一曰漢劉向說苑新序六正六邪觀人之術與夫十三刺史六條按部之法俱可爲中外官吏省覽者也其二曰平壤畱守司宜用唐東部分司故事置司憲一員以糾文武百官者也蓋太祖統三制度草創及成宗始稍備焉而公之言實與有助則隆褒之典持筆之傳與夫輿地人物之紀其誰曰不信自是累百歲當 本朝 太宗 世宗之交有侍衛司大護軍諱該德全孝友才兼文武己亥五月對馬島倭寇江浙掠我境也 國家奉 皇勅東擣欲絕其歸路則公與都體察李從茂及朴弘信朴茂陽金

熹等九節制分道焚捕捷 聞褒下而公不幸先殉
奴雖請生路而竟甘於復矢則 國家之隱卒金畢
齋之遺集以至 世宗之實錄將日月不刊矣自是
又七世當光海廢 母有處士諱瞻以姜暉隱高弟
并二子不染於三昌而甲子丙子二亂作矣則又大
募義舉我雲樓金先生先後序以美之是其三偉之
間亦豈無科宦可稱而記事之體宐以三偉為急也
况其或於史家或於集家又無一之無據乎嗚呼有
美而稱之非誣也有善而知之明也知而傳之仁也
既仁且明重以非誣金氏之於祭義得之深矣余知

今與後必不以為子孫之私也斯一鄉所以祭社而
處士公他日之躋亦宐余安敢終默而息乎噫目今
考課大紊而所先者稅糴而已升平已久而所優者
恬嬉而已隄防不嚴而所尚者黨比而已有能因余
言而與三偉為歸者乎余是尤有遲焉

記

守分堂記

象山之西可十里有曰龍淵洞者帶溪湖負林麓總
之以小堂則永嘉權公直寔其人焉記余與公直始
遘於橫舍啲啲粥粥可知夫敦樸也逮過從甚洽意

者所奉持其必有自而公直墨不言余亦不及以爲
問一日色愀然語余曰子視吾堂不侈不陋昔吾先
大人所矧而貽之者堂之成顧小子以爲人莫安於
守分亦莫患於不守分是堂也雖小於分足矣小子
識之當是時大人將且以守分顏堂庶幾小子之思
義而今不幸久矣人固有遊天下之美號以耀世者
非一而吾不忍遺志之志也夙夜心目惟無忝是矣
子既視吾堂矣盍一言勗諸余作而曰懿哉先尊公
之訓也邇子所奉持其殆是歟雖狀一代能言之士
未或乏焉從而謁文安所不可余則辭益于茲五六

歲而不敢文矣乃公直愈往而責之勤嗟夫分之名
何爲而立也有一分之分有十分之分推是以上或
百或千莫不有分限而世所稱貧富貴賤大小尊卑
之分又莫不一定而不易故貧不可慕富也賤不可
希貴也小不可圖大也卑不可援尊也其視一十之
於百千分限之截何異哉此人事所以有分之名者
也狀而分之有定說主張是天之生物其氣不齊故
所命於物者亦爲之不齊則捨天命而論人事吾未
知夫可也曷嘗觀於古人所謂命分者乎一則曰是
命不同一則曰分定故也彼其尺椽文會說非固有

之分而有人焉餓若凍之爲耻則是不惟不受命不知分而已小焉而吮舐大焉而亂賊將無所忌憚而人之理滅矣苟使守分之義上有以明之一國安下有以明之一家安一身安而守分之効可驗已夫如是則先尊公用是而拳拳者何渠不若鹿門之遺安乎而子之居是堂亦幾兢兢然知所守矣打頭之矮當之以穹崇容膝之隘處之以弘敞以至於避凌震適溫涼而祀焉賓焉歌焉哭焉要之分之所在咸謹而守之則堂之得是名不亦宜乎乃若產業而毋求其必贏科舉而毋欲其必驟邇而遠表而裏果能此

矣卽不待堂名而所以守分者先在於其心矣先訓所托獨可謂于堂而不于心乎狀則堂雖不名焉可也又奚文之爲狀余因此而竊有感焉夫不以美號而自居亦不於能言而是徵其事也不張大其意也不浮華斯其守分之一端而表而出之尤足以觀父子也嗟夫文亦何可以已哉遂不終辭而爲之說如此公直其幸有以加勉而重爲不守分者告焉

名書厨記

龜陽書厨者黃氏晚隱齋之西塾也湖寓六世以來文獻具於是藏我大人命之曰書不出門可不謹歟

右顏頤何小子自二十歲已多病又往往失於樞機
山雷太象之變表親訓也左顏實何賤臣寡聞乃庚
寅夏屢蒙 賜對詢及備考 教以淹博榮矣而又
繼以質實二字是尤為敢當姑以表 聖獎而自勉
爾噫頤中有物實之義存焉勉之勉之

斗巖草堂重修易名平庵記

蓋自朱子之道之東東之儒盛矣其能首倡真知如
文靖金子者自文純李子以外無幾焉金子嘗有詩
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非夫資近生
知而聞知之最真則能守哉守乎得李子相許之深

而後之三淵金文康與我雲叟先師尚論而動稱之
無已即金子門下一世諸賢之有得於心傳者又可
泯而無紀耶方是時也爰有草溪二卜先生實并游
于金子伯號壺巖友奇錦江梁鼓巖而又嘗千里拜
李子見贈詩八絕事在東儒師友錄季官叅奉不起
善牛溪思庵松江蚤斥賊汝立上三疏所列皆民國
大計要之二先生文學德業之隆真魯衛也金子於
是其肯曰余有所傳不亦避哉惜乎伯先生後裔累
繼累絕不復存惟李先生尚幸有孫若干其五世東
彬間造余太息以為今牟陽治北三十里吳城長沙

兩界之交有自屈峙西北而迤是曰斗絡之巖其頂則方方正正而魁如也其趾則委委宛宛而杓如也古以斗呼厥有以哉斗之腰有大嵌可屋始吾叅奉先祖所藏修也面仁川德山而爲其延挹背長淵壺巖而爲其環衛江山之勝固已聞於全湖而壺祖所廬先墓又西可八十步則吾祖杖屨之跡絃誦之澤誠隱約可想而百餘年間鞠而莽焉甚至爲人橫占直于官而還之其文獻若存若亡者僅一綫比耳吾是懼爰復經紀用中夏告成而未有以名也子試圖之余作而曰是境也吾從祖龜巖公所表出者其何

說之辨哉竊嘗思之斗有權衡二星正中乎魁杓猶之是屋之中乎是巖而權與衡又所以爲平也物固狀心亦有之夫惟應物而得平者天下之至平故朱子嘗論人之一心謂其如衡之平此乃聖凡本心全體大用之所同狀亦必也敬以存省狀後方不失其爲平孔朱金李諸大訓可覆視也季先生所得於師生兄弟者何獨不狀從茲以往爲卜氏似續而世是屋也有能念念博約終始衡平之旨則不惟天地賦物之形古昔命物之號并佳境相發於無窮而家庭淵源將亦永有光焉耳請名之平庵以勗之何姬曰

唯唯於是書以歸之

撫孤亭記

天地之化二氣而已以象則陽必單而陰必圻以數則
一奇而陰必耦是於橫豎者萬之多矣不一可
類而未其為淑為大為尊貴為君子所宅則其惟陽
乎狀亦剛而多折獨而鮮合在恒情可病矣而宅夫
是者寧子子踽踽塊且窮以終而不以易誠以其心
所安在此而不在彼爾於以發之有取諸物于琴于
劍于鶴于山以至雲與月之遠者而引而自托舉必
無離乎孤孤哉孤哉單若奇之云乎乃茅山許公札

屬胤錫記其所作撫孤之亭重有味乎孤松之盤桓
也公之孤我知之矣奔競之崇而不成攝紛華之耽
而不或覘家於處惟四壁立焉野於放惟一節從焉
世之以孤自命者殆視公有遜矣若夫寬閒寂寞之
境耕漁樵牧之社尚可遜而為歸則亭之所由卜也
青蔥鬱禱之色高堅貞直之質尚可撫而有契則亭
之所由字也朝斯暮斯游斯息斯嚶嚶狀古之孤公
志已益以靖節氏友三隱育五男之非甚孤也顧且
於松乎拳拳况如公目下之孤之甚者乎又况不諱
其為孤而思不失乎處孤則自非喻於物尚夫陽而

用意雪霜之間者能乎哉狀竊聞之有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有孤者於斯則有不孤者因而至何哉二氣之運本一氣也而陽其流行而為孤陰其對待而為不孤孤者未必竟孤而不孤者乃孤之生也是以敬以立則義自形人有德則鄰必從交須互藏摠不能相無試以譬之公之與松豈非各一孤乎而於其相遇相得成之為不孤不亦理之自狀而狀者歟不寧惟是昔先東湘公思庵朴文忠之酷似也栗牛二先正之并世也今其家庭所傳大約說非敬義德隣之遺而公於我默翁先師暨先

子在世頃嘗臭味與同矣天得之美又端介肅括雖若不拘拘坤二之翼而心之所存不合者蓋寡則未知三隱追逐之日其能真有多於公之不孤耶益亦徵之所撫者乎松固一童童耳而根枝華實相禪不已將不止萬松安知公亭不遂拓為萬子孫不孤之所而五男以下六世之無聞空無足道矣夫孤而竟孤者天下之小孤也孤而有不孤者天下之大孤也伸之長之覺古人反於公羨以是落亭之成而敬遲之可乎公曰子之期我周矣請終始無射吾孤

重製乾坤籌記

自上古圖書作而自一至十有數可紀蓋必記以字耳及其撰著求卦則以著數謂之策策亦作筴從竹著或作箸從竹筴亦從竹而漢志遂以竹製籌故籌之器純乎竹而其爲字本從竹從昇或從弄弄俗或作卡卡轉下故亦作竿其爲數漢志則二百七十一枚隋志則載祖冲之所定三百六十枚其三廉者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其四廉者一百四十四坤之策也至唐志始稱西域婆羅門人寫字爲籌者而開元中擯其繇瑣不用歷宋元至明始有珠盤籌及鋪地錦所謂萬曆末爰有大西洋人傳同文籌指亦用寫

字橫行卽婆羅門之遺也崇禎中又有西洋楮籌以楮製之而亦寫字于其面縱橫列之與鋪地錦無異清康熙中宣城梅文鼎撰筆籌亦用寫字豎行而清聖祖所撰數理精蘊竟用同文橫行之法大抵世愈下而愈尚奇或筆或珠或楮或橫或豎而其數理則一也顧余獨念祖氏測圓密法古今獨步雖以西人亦不能外其範圍况所定正籌之象乾策負籌之象坤策尤有本乎易繫安可惟奇是尚而捨正而不由乎則用竹製之宜亦可也但竹爲物易傷古人亦往往代以象牙故今輒命工用牛脛骨製之數三月乃

畢歸而弄之以時而玩適則不猶賢於博奕乎噫此
余精神心術之所寓不獨手澤而已爲余子孫者尚
傳之勿失

烈婦柳氏旋門重修板記

嗚呼此故學生趙公應斗妻烈婦柳氏旋門也直長
城古縣西南五里今府北二十里而曰北一里曰橫
谷洞曰黃鹿公稷山世家百濟開國伯大將成後自
高祖茂朱縣監召同始葬本面樓台里則曾祖奉訓
郎福訥祖 宣陵參奉彥琳及父惺以族而附至公
乃別宅于茲而氏從焉從墓西可四十步寔烏頭雙

闕之舊云氏出文化高麗大丞車達後 本朝右議
政忠景公亮九代府使大丞五代副司勇大器女一
世稱內外華宗氏既生質之美傳習之遠而孝舅姑
敬夫子有女士風萬曆丁酉九月倭賊平行長爲
天兵所燔由稷山南走所過血道十七日踰蘆嶺入
府北界氏偕公伏林間公先遇賊被逐且迫氏冒死
踵之乞身代賊欲因而污之氏矢死不從賊抽刃劫
之氏厲聲大罵曰速殺我速殺我賊又倒曳越一嶺
草木盡靡肌膚遍傷絕不屈罵不絕賊竟害之有二
婢亦追至其一曰介春翼蔽爭死兩屍相枕其一被

國朝
擄逃還告以死所實狀公缺往視之時已一旬顏
色尚宛狀不變鄉里聞之莫不嘖嘖事聞命旋
有人贊曰百年軀命一毫輕金石貞心日月明山谷
至今斑斑處無情草木亦知名先五年壬辰四月公
三從英奎守梁山赴東萊其府使泉谷宋忠烈象賢
死其子處士廷老慟戴天土室以終松巖奇先生挺
翼并鄉賢告于九庵宋子得父子并載東萊南門碑
文而父贈戶曹參判先後配宋公忠烈祠及本府
徐節孝慕巖祠子亦贈冰庫別檢從配慕巖并旋
之盛之哉父而忠子而孝已有以軒天地煜日月而

總麻之親又有婦人焉知有夫而不知有身知有死
而不知有生用克為聖朝名閥之光一趙氏耳三
綱備天於是一何篤哉蓋鄉評士論雖不知出自誰
氏而意其與忠孝二公同之况又申以邑史乎惜夫
世遠裔微墓則失刻門不修無存其地亦為人有行
路傷之始公從氏曾孫時珩既始終二公事甚勤而
其曾孫命國又拳拳烈旋之復未之就也今其子慶
武以丙午七月訟于府丁未四月既于克而地還繫
烈魄冥麻憑夢是賴而府使柳侯曾養亦有力爾爰
立四楹雖舊維新而祖宗朝永樹風聲之典煥焉

可徵昔朱奉使少章寧塞大節猶得三從退翁之孫
文公夫子發揮無憾而後九延之李季章文長弟致
力而太史氏終有採焉慶武三世為旁親三綱之重
果何如也胤錫白首歸田不敢以昏眊弊輒記大都
庶百世過此門者必軾

烈婦故學生柳慶復妻蔚山金氏旌門板記

高興之柳自勝國始大至恭愍昏亂有誠齋忠正公
濯死于直為我 太祖追褒則九赫赫厥家而同堂
之親又有恩津宋克己妻為雙清堂愉之母者一齊
不二丕革夷俗 孝廟之特旌二文正之篤慶不亦

終古相發乎忠正十五世茲慶復其人而其妻金氏
卽河西文靖金子麟厚八世也文靖之道學文章節
義真東表岱魁家法之懿有自來矣氏又生于丙子
則 英宗盛際也幼而哭父慰偏母友同氣無異成
人人已以其孝嘖嘖甲午正月而嫁僅六朔夫有疾
侍湯藥先嘗晝夜願代而九月二十六日夫竟不救
壽甫十六氏自是勺水不進殮具必親齎指成誓書
弃于棺紼是志同穴也既泣血屢殊而不絕老姑強
以米飲勉嚙旋嘔乙未五月五日壽二十無育而終
嗚呼何其悲哉願遺音告姑曰夫死必擇一家年長

國齊安
者為後庶奉姑有道其移孝之至又如此信乎不忝
於忠正文靖之烈也於是一鄉告于官以致本道儒
生李敏鐸等上言 駕前下禮曹監營申啓則我
聖上傳曰道臣之言既如此可見實蹟之信狀依請
為之似不至太濫特為許施可也大哉 王言綜而
核表而勸死而有知何榮如之時丙午十月克樹烏
頭雙闕于柳氏所居城址之里南距高敞縣治五里
西距官路一里而遙千秋在後萬世在前人之過之
訛不軾焉胤錫自首病眼猶喜談綱常大節况氏于
吾先世亦系自出乎輒不揆呼書以歸之

族侄羽漢寅齋記

堯之欽而命諸寶錢舜之恭而咨於直清此千古言
寅之始也寅者何敬也畏也人能隨事存心主乎一
而無他適則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出門而
如賓承事而如祭守口而如瓶防意而如城既靡往
非敬非畏而寅可得而言矣矧乎年之少歲之春日
之晨俱一寅之義所在而始終死生修則吉悖則凶
嗚呼明發有懷勉哉勉哉

孝子故學生田公孝女孺人李氏夫婦雙旌記
田公諱時孝字 缺 缺 小字國今潭陽人十四代祖諱

國朝
祿生號壘隱麗末有大名著于史十二代祖諱漢老
有孝行旋間見三綱行實其後有諱有秋以儒行俎
豆又有諱子壽江原道觀察使文行亦著于世寔公
七代祖也自六代祖始居金堤郡之笏山里公以
仁祖丁亥生天性至孝自幼定省如成人已隱隱動
人方伯郡守舉以小字存問家素貧行乞養親一鄉
相續助供其志物之養殆無不備嘗刈麥手自輸致
則有狗亦從而銜來 顯宗乙巳正月父病思生鴨
且暮公廣求不得出門哭忽有鴨來墜人莫不異
之病瀕血指父甦一月乃歿五月母又歿亦血指延

數日母喪畢又追服心喪三年每值親忌織席備羞
一鄉哀之至爲之各記忌日助祭拜墓雖風雨不廢
臨歿向墓再拜長慟而逝妻李氏系龍仁太師古卷
之後父諱廷斌始自京落南寓同郡息止浦別業卽
扶安境上也以 仁祖甲申生李氏 孝宗庚子秋
火賊突至曳父出于庭大劔長鎌亂下如疾雷李氏
冒死自蔽疾聲大哭乞以身代死賊斫一肩幾斲終
蔽父不捨猶審視賊貌以告官竟捕賊復讐郡守閔
壽告方伯轉 聞旋門越五年乙巳方伯閔文貞公
維重巡到本郡得田公李氏事旣感歎不已又憫其

兩窮無家室也時扶安縣監李煦亦適至閔公以屬
二倅曰未娶未嫁王政之所急也况孝子孝女兩美
之可合乎因令金堤爲孝子治幣物扶安爲孝女治
奩具卜吉成禮一路聳狀 肅宗丁亥李氏先卒有
二子明年戊子田公繼卒惜久未旌表 英宗壬
戌始有命成之一椶雙旌九赫赫耳目今四十有九
年矣風雨攸萃瓦木有圯孫敬奎老且窶乃能竭力
重修謁余記屢至愈勤嗚呼人有五倫惟孝爲本世
教之衰而鮮克舉狀男子之身而以孝著者猶不一
二乃若一處子婉婉其質耳臨急忘死知有父而不

知有賊若李氏者能幾人哉况田公乎及異類亦惟
天知使狀不其躓歟抑 列聖崇倫之化當 孝
顯有大而逮 肅 英靡極宥前後褒美之如彼而
閔文貞致其爲夫婦者在古今尤罕噫一門一孝尚
可艷也一室二孝復何如也烏頭在是青史在後萬
歲千秋其庶有以好懿而母廢者乎

歸樂堂記

承乘比應二炁之相須也往來進退六虛之周流也
吉凶悔吝萬變之不能齊也易之貫天人無二者信
矣而其要所在不越乎中正時義人能於其相須之

際而知往來進退之方則可以轉吝吝可以轉悔
而中正時義人亦天爾朕天下理與事無窮非夫大
聖人精義入神以致于用者則莫能循理處事以究
乎中正時義而人與天於是乎二矣一有希古之徒
出乎其間自量甚審與其往而無爲無寧來之爲愈
與其進而無益無寧退之爲可遂乃浩朕歸悠朕樂
而雖由是沒齒而不辭是其中必亦有一二不得已
者存焉未可知也朕以視夫包羞之承履險之乘以
至見金朶頤之比且應則竟孰安而孰否哉其自有
知者知之昔仙遊朱侯彥實近牛峯李公晚成二氏

之僕以歸樂名堂始以是歎顧朱之晚始登王官愆
矣而猶幸得遂其志故紫陽夫子以僚友記而美之
李之老而殉 儲議偉矣而不幸未遂其志故寒泉
先生以從子文而慟之一歸樂也何慶殃相反朕朱
以慷慨李以忠毅又不可殊觀彼肩肩占復宐而諉
歸樂者曷足道哉吾友瑞寧柳君弼夙以文進與不
佞旅宦京類甚至同一舍久矣則曰吾贅主川之北
二十年官不進屋無庇恆戚戚有歸志而莫之歸也
爰賦歸樂五十六字擬早晚卜築而顏而揭之是吾
志也子其識之及戊戌相遇又重申之乃交違十餘

年沈今復徵之無已曰吾既出入臺垣回翔俸駟觀
滄海土門沮水鴨江并朴瀑一百一十有九尺而歸
矣季雖未至奈吾髮種種則四方之志安得不倦而
畢老之里適新是居環視楯壁使子而終無言可乎
余惟君弼之于二氏初非蹈襲亦邂逅有同耳豈始
同於其志而天有以加毀耶人天無二雖不容輕議
而希古之徒希之則是是君弼用意之如何爾請以
朱戾所得於紫陽者數之夫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
歸而樂此固凡物之大情而君子之所同也朕或仕
矣而怵勢利酣軒冕雖老而不能歸則推不去者有

之勒致仕者有之其或歸矣而戀舊寵圖復起雖歸
而不能樂則厭苦淡成幽鬱而終無所不為烏在其
知樂乎其或自謂知之矣而回省平素需世從官之
為有不免於追愧則欲其樂之久安而無暫不可能
也朕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蓋古今所難而朱獨無
難何也不有向所謂慷慨者乎氣節之發隨事激昂
叻可稱以慷慨而其心所存亦可推也仕安有不歸
歸安有不樂藉曰未歸固已先以歸為樂藉曰既歸
必將臨緩急輕禍福視一死如歸之可樂而若李公
殉國之忠毅又孰不在於同歸乎吾知君弼他日之

歸必於斯言而有味矣朕方今 聖明在上萬物咸
覩君弼亦嘗三言事受 褒他日其果徑情而歸乎
余則病矣賴天之靈倘少無死尚當淡有得於易及
紫陽之書爲君弼遲有進之

王山精舍記

瑞石之金布淮東韓而其宅于牟陽則有睦齋蘆溪
二賢仍立文行儼朕古者三別之一余不佞頃嘗爲
其肖裔彥承氏性王氏紀其遺跡性王氏從弟性激
氏又辱示家史之附者求不佞申之噫金氏之門信
乎其多賢哉竊試攷之義邨蘆溪之曾孫也市隱義

邨之子也義邨生于明餘取丁丑下城則自牟而瀛
遯治南二十里王山之陰遂自廢不出而因心之孝
及人之化故老後學猶一二有述邨而曰慕義廬而
曰君子是亦瀛之睦蘆也况市隱已已之自靖與繼
胤柏溪之的源又有以光大矣乎願義邨墮歸首邱
而斗巖之遷王山則墟樵童牧豎益相與不丁而悲
之而性激氏卒克偕性王氏縛屋其下曰高王父魂
烝烝固無不之也高王母一杯土尚在是呵展凡我諸
從父弟第其有不肯曰監茲乎噫性激氏一家之政
亦知所當先矣朕古今追先之道孰不曰惟孝而孝

之盡善又自有綱領節目未可一言盡之必也由小學入大學格物窮理而終之以篤行狀後孝之德乃完而聖若賢可希則義邨壽後之盛柏溪開來之美求厥所本又安可之宅哉不佞於義邨義存後歿於柏溪願在私淑已不得無言而重愛朱夫子玉山講義願以玉山性激氏能受講諸

頤齋遺藁卷之十一

頤齋遺藁卷之十二

題跋

題家藏高麗宣明曆志

按高麗史乃鄭氏所修其於五百年間大小文獻可謂悉備獨曆志多苟循訛謬不加刊補椽槩雖存精密實欠其史例固已草率矣大抵古今書籍孰無陶陰之病惟其有讐對而歸正者故後人初學莫不賴之以免夫門王之誤讀狀古猶有譬之掃塵斯可以略之哉矧本國館本初未為善既被唱準之錯又無校証之人雖或有之亦往往僅聞其視近世自燕購

題家藏
來坊肆者反有甚焉凡世所大行若六經四子尚不免此而况此史之修既四百年傳襲模印安休其不訛乎又况諸書諸字之中惟數名算位等字樣為最易訛者此而不加意即久後難讀之弊可勝既乎今鄭氏之於斯也顧乃不以慮及庸辭博雅之譏也是故一曆志之內除錯誤處外幾無完緻縱聰慧神會之流必且茫狀而卻走矣余於此般處蓋嘗病之既校正漢律曆志或以意推或以算驗或又旁證他書庶後我而覽者可易通透今于此曆志亦狀雖瑣屑之事不足尚也而其志則自或有善恕者矣姑識此

時辛未七月下澣二曆宣明最多訛缺按時間有之狀不甚如宣明也

題家藏高麗授時曆志

授時曆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十一月許衡郭守敬等所造是歲己未日冬至日在赤道箕十度已起明年節氣故本文以辛巳為立元下距今虜中乾隆十六年辛未積四百七十一歲也其周歲消長之術蓋令古今推移無不通行各依其消長各得其當用故自此辛巳上百年為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下百年為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辛酉第以上下歷

代年紀計之可見若演紀上元甲子以來積算之數
從古曆家皆有之不無傳會牽合故此曆去之只用
諸應代之以為隨時推測可假推求也課今時憲大
約差不遠若攷今法因舊更定無少差矣且其步氣
朔已下至步交會日母一切皆萬本法也度母一切
皆百約法也惟步五星日母亦百其積實分數以論
日度皆用日周本數至其或約之或退約之或退除
之狀後乃為八用又萬分為母比前曆尤簡捷不必
如或八千四百或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方得真定
只據術乘除位次自明不過循其位次而進退之耳

法精且密以備私攷訛尚焉但自麗代沿訛襲謬多
不成文處迄未有訂正者余故於其可改者可補者
輒逐所見標之算之不驗術之未傳者姑闕之以俟
參之本史抑訊諸博雅者云又按元世祖至元元年
甲子即宋理宗景定五年以日家三元之說推之是歲八下元其十七
年庚辰上距唐堯元年甲辰三千六百三十七歲又
上距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一千三百八十四歲又
上距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四百五十九歲并錄此
辛未七月下澣書庚辰上距漢武帝元狩六年甲子一千三百九十七歲

題象緯指要

西漢子曰象緯之學其來上矣其理奧矣雖於吾儒
思辨工夫未為最初緊要而一物之不知君子亦以
為耻矧是根三才而著六籍顧可忽而不之講哉益
自欽天以後諸家考論成書而行世者多矣要皆汗
漫繁瑣未有能洗削羣言指示本原以明夫會之元
統之宗而甚或因仍簡陋遂不以為意則尤可慨已
國朝天文類抄二篇印頒既久試人掄藝至垂令甲
殆三百載雖未知編輯裒粹出於誰手而大抵英
廟朝事也間嘗得以觀之先二十八宿次三垣次天
漢又次以七曜妖星雜變占候一據洪武乙亥石本

星圖而分部別類條理井井庶幾指要之云惟其次
敘考証缺落訛謬往往不免有憾余乃歷究窮討逐
條釐正又從而補之名曰象緯指要藏之巾笥以備
私覽如有博雅士更加參校幸孰大焉時甲戌十月
後及明史藝文志所列觀象玩占一表十卷東來甲
行者或曰劉基所輯實星家文字之大全也當以
明太祖天元玉曆祥異職
相參則茲鈔亦萬之一爾

題性理大全

謹按此書訛缺處往往不鮮余恆病之以為鄉本故
當爾爾雖未免援據諸書標識淺見庶幾雙校得正
狀惟精力不逮有不勝其夥狀者今年適於人家得

見唐本一帙乃九我李廷機所訂而補注者質以平日所疑問或舍狀若其大槩以論鄉本唐本沿誤已久不可專病鄉本乃知中國文籍之博校訂之密猶且有疎漏視我國人不甚相遠余于是重爲之惜焉時乙亥九月中沅雲浦主人

書河西集後

先生以正德五年庚午七月十九日申時生其生日干支世遠未有傳者胤錫輒據明史大統曆法推步得戊寅後人尚可攷也蓋我太祖以後孝宗以前用大統法故朴相世采修靜菴集亦以生日干支無傳屬之崔相錫鼎依大統推定乃知前輩亦狀胤錫既以戊寅二字告先生後孫益休因又標題于叙述首段而竊識如此云

金陵金氏世藁後叙

金氏爲湖外望族久矣豈以夫文學科目前後嬪狀而盛歟曰否否蓋嘗聞之間亭公清修高朗旣爲一代諸賢所交遊詩書公克趾父美雖爲養而仕非其好也月峯公有忠孝大節不染於凶賊見重於天將特餘事耳至若鳴川公學博行備尤有著焉鄉社之媵會朝家之宣額遺風所聳莫不興起自有四公

以來金氏間人之衆指殆不勝僂也噫茲其所以盛歟惜乎文獻之傳久遠浸佚墨陳紙故無得以徵諸介上舍生光遇即鳴川曾孫監溪公之孫也往與遊泮中語及爲之慨狀纔南歸搜先世篋行因致其大人松溪公之命屬定于余余蒙無識知於是役何足以相之顧忝彌甥義不得辭抑奉教家庭逮聞監溪餘誨矣輒据遺藁第錄又採族譜行錄參以耳剽各爲遺事冠之庶幾當世大君子裁擇則松溪繼述之實將亦與之有辭哉

題太玄筮法附解後

按太玄筮法本解久明余故爲之發微訂誤如此觀者詳之又攷郭子和易筮法以挂一爲奇以揲之餘爲劫又不用老少只用過揲策數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斷之又以第一揲劫爲劫第二第三揲不挂爲劫第四又挂朱子曰近來說得太乖自子和始此易筮耳而玄筮本解大抵與子和相近是亦不可以不攷也

跋漢上丈席手筆後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謝上蔡玩物喪

右呂與叔詩二十八字及下方七字卽漢上丈席手
筆也歲甲申五月胤錫進拜奉教自石室往來門下
先生不喜作字或以勉副人請狀亦須興到揮染耳
願以無狀自幼務汎覽不知歸宿雖請業有年而猶
未舍其舊也既恆面命之不已又寫此一紙付諸友
來授是日胤錫益有所愼畱院而未赴乃得晏狀安
坐獲天球弘璧之珍而初非出於請者噫先生所以
爲誠深矣愛之亦至矣其翌則趨謝歸輒發諸橐以
獻家大人嘖嘖曰此長者墨迹而紙稍薄不可觀視

志

久遠益就稍秀胤錫又謹受教稍纒訖識其後如此
弄之巾行以時省覽庶幾不忘父師之意云

跋文谷農巖兩世詩筆帖子

昔 明陵初服文谷金文忠公謫月出山下李君松
齊郡人也妙製印章受知於公後又請三洲文簡先
生書此詩既裝池弄亭子孫不克守爲官吏金姓者
所有益仍父子名德赫赫耳目而在是境尤稔雖輿
臺之賤猶知珍其文墨爾壬午一週有四年先生曾
姪孫武城使君履信氏南遊訪先跡偶得此帖市三
倍以還謂我家私淑之誼高山之思猶不在人後也

於其歸出而屬之則屋漏烟熏重以點浣甚非致敬之道亟修釐如此噫先賢遺澤政爾何關人事而秉爇好懿自不容已凡諸後生可不知所勸哉

跋春川司馬題名

春吾鄉也邱墓在焉宗族在焉自嘉靖己酉始僚于湖外萬曆丁酉旋避倭歸鄉越三年又就倉興城而不復北卽累世閩婺之感當如何也歲丙戌二月旣省楸梓因來此與宗弟正叔敬審兩案而題其尾如此後之人尚幸恕諸

題張廷玉明史天文志呂晚邨四書講義謄本

後

在家藏象
緯指要

按張廷玉修明史其天文曆象多採崇禎年間西洋人湯若望等說蓋利瑪竇餘論而廷玉當清乾隆之際同時戴進賢亦西洋人如本史曆法沿革實所贊成云戊寅卽崇禎十一年也大抵西說只據常度言之優與王安石三不足畏者駸駸同歸晚邨所以深聞也為人君者可不鑑哉

題曆引

新法曆引一卷二十七章蓋論曆理本原而韓相興一所購到也昔崇禎中徐光啓李天經與西儒熊三

發湯若望羅雅谷諸人奉勅修正大統法是書作於其時新法既成 毅宗將頒之天下竟為虜中所攘今稱時憲者是爾世人知尊大統而外時憲可矣苟因其所外而思夫出於所尊則豈不益益金鷲之感乎抑西法傳諸我東而行之者昉自潛谷金文貞公其諸孫有曰大谷子名錫文字炳如所著易學二十四圖解自謂決千古之疑闡萬世之真又有待於子雲之知也余讀其書想其人實非昔賢佞臣要之元明以下所希觀者若曆象元會之說雖兢兢以邵利為歸狀亦有時鳴祖噫我東得有斯人耶願平生祿

仕書且僅不失傳 當丁丙午其年六十九則余幼時始并世矣而未之及也歲戊子自 莊陵遷義盈奉事按壁記有其名若序余職亦其職矧又適得是書哉遂識于此庶有知其不偶狀者

跋漢湖先生辨祭酒疏

先生前日之毀蒙寧可默故也今日之陳疏猶可言故也默未始非言而言未始非默顧時義如何耳况櫟泉一隊諸君子所未得暴白者先生實幸因事發之百世之下當有為之太息者嗚呼儒林憔悴豈細故哉頃嘗路出驪西望 寧陵山色愀然如復見也

書觀象監月食單子後

右卽本監所推算也時憲法固出西洋稱以最密未
或失食而十一月十五日己亥亥正三刻十一分爲
定望所以食既食甚時刻在其左右也初虧至食既
三刻十三分食既至食甚三刻四分食甚至生光三
刻五分生光至復圓三刻十三分凡此五限測驗必
不毫差而今夜時至雲翳不可見只得依例鳴鈺枚
食而已雖則雲翳而初虧以後漸覺暗生光以後旋
漸覺明明暗之分略約可見耳其曰內篇外篇者卽
我世宗朝所編七政內外篇也內篇則元授時

明大統而名異而實仍不至大相遠者也外篇則
明朝所參用回回法也大統回回今雖并列明史而
清人張廷玉短於史學闕訛甚多亦緣明季大亂
之後載籍散佚故耳以視我朝鄭麟趾所編高麗史
曆志可謂同病也余嘗欲取七政內外篇以正明
史誤處庶幾禮失求野之意耳其曰大明曆法不
食者此乃南史所載宋祖冲之所製而金元承用者
非明朝之所用也又自近年以來受點鉦鼓晨昏
大鐘大抵報不以真所謂罷漏鐘聲恆在鷄初鳴以
前伏聞聖上每夜聞罷漏必就寢而寶算漸隆

國朝志
保護尤慎故自下促報罷漏因以如此太早狀而夏
點天時也鐘鼓軍令也敬天時謹軍令之道果如是
哉事事承奉不自覺其過恭之歸甚哉若今夜救倉
則虧圓明暗自有定刻本監禁漏必依定式不容有
爽而雲翳不見夏點亦未免促急但比他日差緩鷄
三鳴四夏五點而鐘始擊矣抑內外篇大 明諸法
年遠世久不翅大差今不必馴用而 朝家自用時
憲之後猶依 祖宗故事春春存羊亦不忘 明制
之意也嗚呼盛哉

題數理精蘊寫本

大明遺民黃子既得清主所撰律曆淵源閱之歎曰
深矣遠矣精矣密矣詳矣明矣誠秦漢以下律曆數
三家所未始有向使我早覩豈其三十年疲思生病
至於如此狀亦幸而用力故一朝沛狀迎解是小事
耳猶狀矧進乎此者乎蓋東人先輩已能言經禮矣
亦往往有差乃若理數之微無過律曆而初未或過
其門而窺其堂第大言曰非急務而已此自獨善自
好者論之不為無當將以經國理天下此書詎在可
略夫體明用適方是儒者大全之學是不可不知也
獨恨 明季實始權輿是役而律未及定曆則成矣

而未領竟為時憲所攘狀今日歐羅巴之秘已罄滿
洲之勤亦多毋論西東其追明羲和后夔商高之緒
餘則一爾禮失求野庸不狀哉若我東又由是溯諸
所原則不妨資慕風泉我乃姑取數理一部繁者節
之缺者補之未發者引而伸之庶備私攷其不及律
呂曆象二部者良以律之尺寸曆之差分後出雖巧
容有千古未缺之案惟數為能御之而有定明乎數
鮮不括乎律曆有心之士毋徒恕其艱寫則幾矣

題萬曆已亥春川帖

右七言律絕各一五言絕一方言五章歌二萬曆已

亥秋故 贈太僕正元公為我六代祖考僉正府君
及李公相別之作而藏于我一百七十一年元公玄
孫司導直長重舉子才始由余得之屬其從父知中
樞丈題後既又妝帖歸余者也竊嘗奉教家庭則曰
僉正府君與伯氏經行相勉早筮仕不幸壬辰之亂
首尾八年惟丁酉以前湖南尚完府君時已仍兩世
揭來南墅且持考妣喪目見一路士民恬狀無鋒鏑
憂者乃獨先揣賊至偕家人三十餘口以本年避地
于春川南內面舊奴婢延孫延德家為其距西上先
楸不遠爾及已亥難已則已三歲矣又就倉而南子

孫因以居焉元公益于戊戌識府君與其畏約不啻
日月矧府君生于己巳元公少三歲一時相得之樂
豈端狀哉子才言公當癸亥靖社時原平相國屬
近素相驩一日要同謀公曰吾雖武人乎豈甘反正
功臣此我府君所以與之歟噫我府君壽止四十一
歷世又子子幸不失文獻之傳元公壽逾六十其後
亦以武顯今知中樞其一也獨子才攻文詞嘗從佞
日東著聞余既旅宦得講舊好異哉歌中九水今呼
龜壽洞李公府君婦弟名元鳳云

題安氏演機新編

益我 寧陵目觀天地淪覆躬經藩薊艱難及夫
御極首延一世賢傑庶幾十年生聚則區區武力醫
卜之類亦無不畢錄太義所存大志所奮實有待於
用之爾嗚呼 明運已冷驪土遠復忠臣志士之慟
曷有其極賤臣生也晚溯故已亥忽忽七十一歲况
蟄伏湖海每想端時 上下密勿猷為必有可示遺
黎不比空文明矣而自夫華陽獨對以外奈石室深
閔何哉惟安氏是書頃幸得而閱之其戰陳韜略論
議已一洗舊陋狀猶未也應期千一擬備芹曝有
玉于興師之願焉有無忝所生之誓焉既文既武亦

儒將全材一人而已卽張鳴鶴之登壇必究茅元儀
之武備志先後詳略之別有不足論者世顧以蜀朔
叟叟斯我人風氣之偏所使狀歟獨恨金清城一著
致命冤死碧潼吁亦命矣今且歷攷諸家序文若自
序年月思其人思其時而思其志則他固宜在所略
比又得沂川洪相國命夏宗孫稷猷家藏 崇陵乙
巳九月內賜一本卷首宣賜之記四字朱篆宛狀益
時有 命刊印以頒而洪公則左揆也及我 至行
聖世庚寅設海東文獻備考編輯廳于備邊司取是
書舊藏本司者以金公得臣文錄諸兵考安氏於此

或者始克自慰而其年賤臣適使過清州按誌旣得
鄉評今六月八日又我 明陵行香九翁家祭之辰
也 奎閣鎖直百感振觸遂漫識如此

題 明史曆志鈔本

按張廷王江南桐城人號硯齋雍正中修 明史乾
隆初成其志天文及曆則出自西洋人戴進賢來仕
燕都爲欽天監官者而大統回回二法多闕謬回回
尤甚遂令有 明一代之制無以傳於久遠惜哉余
謂我 世宗大王當正統年距洪武修大統譯回回
之世纔七十餘年有所輯七政內外篇內則大統外

則回回行之至今雖 明運已訖時憲受新大統回
回史亦罔徵於崇禎燹餘而海東古籍尚宛狀在茲
誠得因仍據依改 明志而正之補之則禮失求野
寧不信歟奈世無一人留意則已甚陋而觀象生徒
又反秘不肯示余余將安所藉手重可歎也
後十九年己酉夏始得七政內篇上中下以本史
之大統高麗史之授時叅校則內篇所叅曆經通
軌與夫所翔 本國漢城極度漏刻者往往不無
可議而外篇回回猶未得夫同編而可徵者則尤
悵狀而已

題家藏擊蒙要訣

我家藏是書本三部其一則王考所手寫歷兩世寶
之不輕出其二則奉仁縣刊故藍溪金公印以遺諸
我先考爲其妹子可屬耳編末有文巖鄭文敬公泚
明陵己巳出判鏡城時所撰跋文而先考辛卯病中
以盧侄一垣六朔侍湯勞且誠特命不肖代題冊後
面紙使之歸閱益愛之也勉之也以故移藏于其家
其三則是本也頃杜湖趙承旨暇判海州印自石潭
書院寫篇目而貽余余陋甚曷足以當其意哉狀或
賴天之靈得有進修終無所愧於卷中語則是本之

傳豈不增我南來六世文獻之重輒志之以飭二兒

題澤堂雜著

此別集十四五兩卷一冊澤堂孫李公蓄于 明陵
辛巳以遺我叔祖龜巖府君而府君手書卷題者也
府君既棄後學是卷誤混人家亂表中我先子晚隱
府君偶獲之以歸檢李公與叔祖書尚宛狀可徵豈
非幸哉 當丁庚寅不肖胤錫奉 命赴茂朱赤裳
城邂逅李公從孫臨陂倅涓敘同年作十日遊驪如
也蓋胤錫知慕澤堂以爲慕齋後一人而李倅亦許
以知言因及李公叔祖故事則倅言公舉遺逸官止

參議云并記之以示二兒

題崔叔固所侯百錄後

戊辰余年二十在月東甥館也丁丈震懾歸自懷德
得南塘所作陶庵詩跋及遂庵行狀總論見示曰願
聞高論余率爾應之曰本狀亦有二層乎犬牛人不
同果非氣質乎此則恐南塘未安栗尤最著之云則
沙溪子孫攻之亦未安耳是蓋一時聞答而齒尚小
識甚昧答未必當理朕自是近三十年細而思之終
未悟其失言重以質之聖賢師友未問其不相契也
既辛區區之初不至甚妄而歲辛卯又得崔叔固侯

百錄其於為陶庵辨心性者益詳使余早晚有進當
或覆有攷焉謹從嚶嚶金公倩一吏傳錄而手校之
并付行狀總論于尾庶吾二兒讀書之暇知乃翁取
舍云爾

叔固水原人家揚州早游泉上時就泮上稟心性
諸說蒙可授監役不仕余獨固陋不及見也嚶
嚶公亦不以其言不可顧以後生而自稱俟百不
遂乃改號是錄曰泉門辨說此亦後輩不可不知
者并及之

書金大谷_{文易學圖解後}

炳如清風金公錫文字也所居大谷在今京畿之抱
川縣公以崇禎紀元之三十二年戊戌生迨肅
廟盛際初仕永昭殿叅奉非由戚里進也歷郡邑
壽逾八十其學深於易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而莫
之識惟三淵金文康公昌翁獨亟稱焉所著易學圖
解五卷不及行其門人黃在中得聞其秘為刊圖象
而解則未遑公嘗歎曰子孫無可托此偶逢邑人成
孝基舉全帙以授孝基以傳其子大中并以文學科
名著能不負勤囑云圖板藏于光陵奉先寺有為
永叟惠印本如此回念十許歲時尚幸及公并世而

無以一獲望見乃今玩釋遺言始宋元以來所希有
吁其遠矣未知世之子雲堯夫者視永叟謂何

跋烈婦尹氏行錄

嗚呼炎正熄而天下夷矣三綱五典亾譏焉而比
闕清一統志所表章人物于漢滿不一其目以烈女
則自宗室福金迄旗民妻妾甚或禮止許字生不識
夫狀而有爲之殉者是不特民彝之不殄而風厲所
自猶可測已豈將廩廩乎中國之歟若我東表非不
獨保四百年詩書之教而時移俗下質滅而文靡則
或以禮法名義置諸相忘而莫之植也於是乎下土

委巷有能自盡乎君師夫父之際而問鮮身闕之旋
塚希圭石之記草亾木卒遂鬱不章男子尚爾矧於
婦女夷而有耳必反呀朕笑之以余觀於洪同年子
敏之文噫尹氏重可悲也湖之外素稱多道學文章
忠孝節烈之肖而氏則棠岳故橋亭同譜云曩晉陽
鄭君明一聞氏賢議親嫁三月未歸而君一至亾幾
坊于家氏始則得報疾馳意其痛尚可爲也及門已
無能矣猶診審脈息朕後扶婢屢絕顧手治喪昇勿
之悔月餘癘已乃成服擇叔之子子之葬有期乘舉
家無人櫛澡衣嫁衣不令解懷君遺帶囊自繆于園

之鴨腳樹下其先室長女灌指血無及年甫二十一
實英宗辛卯也仲叔憐之竟成之同穴噫其爲一
何婉而周確而正若是哉蓋氏三歲而孤亟訊父安
在則天性異矣母老若病能竭力爲養則子職備矣
非所出而哀二女之失恃則母道成矣及已殊而致
長女之毀體則家眾化矣既孝且慈又奚難於殺身
之爲烈乎而余僭謂氏有一大節九卓何者嫁女而
求少婿慕富家父母之所同也從夫而已累娶嫌有
子婦女之所甚也世之許嫁而改路者大約不出數
端而義理之不講久矣惟氏之嫁母業已試之則君

之嚮衰倉貧而再娶而二女庸有一事不悉乎而其
從容而喻母也謂論財非義謂背約非信而一切歸
諸命焉不欲納諸過焉非夫清粹之賦超然默契於
無所爲有所爲之別者能乎哉嗚呼平居而談義理
自尊一朝而臨取捨輒眩彼哉男子將焉用爲夫如
是氏亦自千古足矣奚其衰余既重鄭仲明三之請
捐管涔涕不覺有激抑庶幾古訓之不我欺爾

書李芝湖選所錄羅統禦遺跡後

右出李芝湖後孫受中家藏受中卽余亡友顯直子
敬之長子也昨年羅公後孫乃玉兄入京訪受中得

此一條以補所賫家乘而余亦錄之將以歸錄于所
藏羅公遺事之後噫李公之于二公既請褒贈矣又
手錄輿璿所傳令百世有信其拳拳於慕義何其盛
也聞受中語乃王兄以爲吾祖芝湖在世大議論無
不經稟尤翁狀後乃見諸行事則二公褒贈一節亦
未必獨闕經稟於師門而近聞宋德相以尤祖集中
有謂以有累而無謂以立節故今不欲爲羅公啓請
爵謚何其不思之甚也乃王兄又攷尤菴集金羅監
司俞公梲神道碑云 崇禎丙子建虜僭號我人羅
德憲等適在虜中叅其賀班而歸時俞公梲與叔爲

正言請斬德憲等以明大義又聞虜書將至 啓曰
賊奴悖慢有甚於金虜之詔諭頃胤錫聞嚶嚶金丈
亦言偶閱趙綱龍洲集亦載一人碑狀文字而以羅
公爲拜虜極其醜誣蓋羅公受誣之初三司館學舉
皆不察訛言而徒以洪公一紙經 啓者爲信至請
按律則前後主此論者豈惟尤菴及趙綱諸集所載
而已乎此等因極之說無怪乎其不一而自夫百餘
歲以來公私真案稍稍悉出以至清人文字亦東來
可明則二公之冤雖誣於一時而今已伸矣况如李
芝湖及李芝邨諸公豈非尤翁門下表表之賢而考

其遺言又灼狀如彼設今尤翁不及有所聞知而表章亦無異於已聞知而表章矣又况羅公家乘所載尤菴所撰權執義格碑文初既援二公爲重則尤翁當世非不及聞知尤明矣顧尤菴集編次晚出於肅宗季年其玄孫婺源之手事面重大世不無訾議於疎謬而權公文字其援二公一條反見剛去以故今其印行之本則二公事竟無可憑豈編次者亦生於晚後徒聞洪公之誤 啓俞公一隊之峻論而不無疑於權公文字因致就元藁刪去耶此未可知也所又陷者似聞宋德相又以乾隆全韻詩既出虜中

宐不足輕重果若是則從古戎狄之亂華也目見華人立節而死而爲之嘖嘖如金人之爲李若水嗟歎以爲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者亦可見夫禽獸猶有人心耳尚可謂以出自虜中而不得筆諸信史耶此其事理之必不厭者也抑德相又謂二使事非尤祖所道則以後孫而與先祖異論亦不穩當狀則先祖雖或未及聞知以後孫之追聞追知而爲先祖補闕者果有妨於追孝耶是皆非愚陋如余者容可破疑之地故并書于芝湖藁後以俟百世云仁後卽羅公此行日記所稱朴仁厚也芝湖又嘗私哀李土亭事實

藏于藝文館又記宋知止堂欽遺事而後來朝論爲
士亭爵謚也爲知止贈謚也實并有賴而據者先輩
之爲前賢用心重可敬也未知羅公事亦或有藏於
本館否乎

跋安侯鼎福大麓誌

不佞舊豔安侯名聞其著述甚富如東史綱目臨官
政要者已爲世所稱及 英宗丙申 聖上在東宮
代理學問緝熙臣民延頸而桂坊諸僚又 特旨峻
選也蓋金侯履安李侯運永洪侯大容沈侯定鎮及
安侯信眉目一時而不佞無狀亦猥蓬翊贊視安侯

爲右庶幾一遂觀止而母年七十七不欲遠離遲回
而遽則安侯之側竟無由一穢爾已亥八月幸爲養
作吏于木安侯之去纔三朔矣聲績在人有不遽泯
而所修廣邑誌尤可見其用意之勤以時繙閱覺清
風謖謖來拂方將繼釐一二以副謙虛之盛如先識
之夫不忘云

題蘇氏家狀後

不佞少奉教家庭則曰泰仁古縣有宋賀者妖人也
窺機祥小術時漏一二而以八陣生死門爲之托其
徒和之聲言亂且作得此秘者方可出死入生而戊

申賊弼顯等與之應於是乎南之富而愚而希覬者
流靡不胥溺及賀以惑世誣民誅竟駢孥而不知悟
如南原之蘇檉是爾可不戒哉既又游南原士友間
得其家事尤詳賀之嘯聚回文山也檉亦赴之諉以
避亂而意實稱亂其仲公權賢孝人也始則憂其所
與交匪人苦口幾字相絕至是大慟尤爲之涕泫淫
止之檉則斬袪而走公爲文哭廟旋自經不得遂疾
馳將聞官粹墜馬病殊不果檉既歿卒未免株謫五
年賴方伯御史長弟鳴冕而金忠靖公在魯又并徐
相國命均繼之 英宗大王亟賜開可非公之大義

滅親有以孚格鄉國曷能澡雪丹書是又可敬也已
嗚呼人之不繫氣類尚矣牛雞禽跖蓋自古紀之降
而至於 明之輝祖也增壽也一則夫忠於 惠宗
一則助謀於 成祖其芳臭之相遠亦若非兄弟
者而中山忠勲之盛實由一輝祖有光向靡一仲公
則晉陽家世安保其承先啓後以永我 先王激勸
之澤哉抑世之同謀而自脫猶且可獎則公之同氣
而獨樹不尤加人一等乎而 朝家表異之舉只止
一宥而已尚論之憾宜其所也朕公於初亦必無所
爲而爲之非一豪有所爲者或系於其間矧自遭罹

以來恤恤壽若無依薄公義所在雖未始不以為可惡而私恩所在又未始不以為可戚斯殆古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歟一時外物果無足加損則公而有知當亦一笑而自慰矣竊獨病夫百世之下有不悉其大節而斷斷狀未已故不佞略其細而申之其筆而狀者公外孫浪州金君輯而吾少友也其書而介者公邑人西河盧彥晦而吾老兄也其輯錄諸公詩文不容一家之私而幣而謁者公肖孫慶春建陽也建陽字志學無忝尚克勉哉

題曆象考成

我英宗大王四十五年己丑賤臣胤錫以奉事直義盈庫適聞觀象監正李廷鵬屢紀名曆尾者換稱李鵬為本庫所管貢物主人今書員輩就購曆象考成僅得下編之土木火金水五星表各一卷及後編之日躔月離交會三表四卷其後始遇有欲賣上下編全部者為有錢家所奪嗣借後編全部亦止寓目而莫之詳戊戌乃令兒輩與其諸友寫後編之躔離交會三步法二卷己亥直長陵手寫下編之躔離交會五星恆星九曆法及恆星表共四卷而乾隆甲子新測恆星表亦因寫附後編交會表之末是首尾

湊砌者略約十有五卷又以八線表不可無者而新
本字密卷多爰用三崇禎曆書舊本代之并考成標
以實齋藏考區區心力之費歷歷時用之空尚可於
此有徵蓋自梅穀成承其祖勿菴文鼎家學演 崇
禎法以康熙甲子爲曆元而其主稱以御製考成上
下編至西人鳴西尼改以雍正癸卯爲元以爲後編
則法視舊有異又乾隆甲子恆星表亦改而其自西
遞傳而東也上下編行自乙巳後編行自甲子恆星
新表又行自戊子而上下編之躔離交會恆星四表
今則廢矣世有博雅之士能獲上下及後之全與夫

律呂正義數理精蘊併之爲律曆淵源則幸孰大焉

題孝子裴公烈婦曹氏家狀後

昨年二月余在太川縣齋忽枉羅州裴仲素氏書蓋
未面也者而特以士友凌我流傳之過意或可與講
難乃至六百里遠致其意則尤過矣余實深有愧焉
謹謝以書而不暇答其疑問既罷歸矣仲素氏以今
年八月挈李氏徒行訪余于龜陽望其容已令人起
敬徐又叩其音旨緒餘則皆小學之流裔殆所謂芝
有根醴有源者乎既一宿且歸袖出家狀一通曰此
吾祖考孝行若祖妣曹氏烈行之實而先子生員之

所記也鄉里姍戚諸賢祭文挽歌與夫方伯繡衣本
技題褒之所粹也世且有立言大君子知德者採焉
幸吾子之先之也可乎余時病歿歿不敢襲及夫稍
間乃始發而稽之旋以參諸南來之公評則果哉仲
素氏孺柔之有自而二世之言非一家子孫之私也
惟余亾狀其何能爲役而好懿之心出乎民彝糠粃
之導尚可辭諸嗚呼天下古今稱孝子者多以其血
指稱烈婦者多以其死從此誠人所難能也如以聖
人大中之道率之則是不免於或過而非所以爲訓
矣雖狀自夫世教衰而倫誼薄也子而子婦而婦者

幾希而人道或浸以熄矣一有能是二者於其間則
孝烈之名居狀歸之斯已可戚之甚而究厥平日又
未必隨事盡道之類耳乃公夫婦天賦之粹當 孝
肅風化之盛事父盡道而其沒則血指事夫盡道而
其沒則死從一家雙美于光有耀而人之稱之無親
疎貴賤知不知愈遠而愈不衰若是者豈直以夫能
人所難於蒼皇辯踊之際而狀哉亦平日隨事而盡
道者爲之本而終有以致此爾則是二者在他人偉
矣而在公夫婦不過疏節而已譬之金玉之質純乎
純者而於是焉持其一邊而遽以評其全體則有不

呀狀笑者乎狀則公之夫婦之賢雖聖人復起必將許夫加人一等而求其盡道之詳而使百世爲子爲婦者知勸則顧是狀在焉嗚呼從今以往狀稍稍行矣安知 清朝烏闕黃麻之典不遂因之有舉而慰孝子慈孫於無極乎余以狀方且拱手而遲之公諱世衡大丘世家密直使廷芝十二代清靖先生乙瑞九代而六代五代高祖曾祖并以學行授官曹氏昌寧世家判書王川君恰十代而高士善徵女生員諱達 英宗乙卯登庠嘗爲二宋文正請濟文廟仲素氏外祖生員金公璉丁卯忠臣壯武公浚孫吾叔祖

龜巖公載重老友也蓋內外名德俱卓卓可書云

書許禔戊辰丁丑劄疏後

嗚呼曆昌啓禎之際天下之淪不翅有漸矣况我邦一黑子與虜之憑陵切近者乎當時識者必策其無幸而前後執國命之地舉恬嬉醉夢或恩讐是明或得失是患而西北之虞殆置之相忘耳以故在昏朝而戊午有深河之降逮靖 社而丁卯有江都之和由前之降猶可諉也由後之和將誰諉也彼金塗崔鳴吉李貴洪瑞鳳諸人浴日補天其勲若何明倫植紀視爾瞻希奮承宗又若何而夷考其爲不過曰南

漢江都之修庶幾他日爲歸而止曾不以鴨江一帶
生心規足爲可備者而顧又局局狀自安於安黃迤
南則西北豪傑以國耻家讐擬赴死如鶩者安得
不日夜腐切况滿廷文武五路士民無論地高下才
大小其一二有裨也亦不必多遜於西北特無以尉
薦而採用爾今以許氏水色集所載此論攷之猶信
夫許氏世所目東南人家既文科官不達晚以告發
孝立之逆得齒勲籍而自靖社諸勲以外曾莫得
以一言謀國則亦江海之鳧鴈耳雖惓惓修攘曷益
於不信哉朕其後十年言靡不契驗而丙丁南漢之

辱竟不止帥降而隣和噫亦痛矣試以其所稱鄭鳳
壽金通可二人者之說則九百世可涕而時宰之不
信與許氏一也嗟夫人才人言所用捨乃爾國身得
不弱兵身得不疲茲距許氏已一百五十年矣而
世且以東南家并其言不省其有以藉今復有如曩
時事者將亦漫朕不信焉爾乎居憂憂時不勝悲憤
遂書于其尾

題茅柏講會卷跋後

幸州殷君修德謁余以其先曾王考柏溪先生行狀
余既追念先諱敬叙次一通繼又得所示講會卷者

卽先生與知縣茅洲金公時休主本縣講會日金公有詩唱酬而後甲申六十四年從孫履復復知縣粧帖則其兄履坤爲之跋者也蓋金公卽農巖文簡先生族侄而門徒則於吾東道學實得淵源之正而會之設又必首舉殷先生以屬之卽武城得人何讓於古哉宐乎跋之有依而期以垂諸無極朕余以狀猶不能無憾於起頭若干語爽實者何也本縣于湖南隸右道已不當日以湖嶺之間而其富民大商務積著趨機巧以競錐刀之利而不知有禮法者惟縣治驛邨爲朕爾安可以此一隅之小而并蔽闔境十六

面之大乎余非本縣人而本縣於余丘墓之所托也媿戚之所在也頃嘗徵之史集輿志而有得焉有慕焉在高麗則慎齋王公伯痛主辱斥兩府用大節超密直又有詩一首傳入于萬曆中朝鮮詩選而乞骸退老實于是雖不幸無嗣而權氏近所輯東賢事略視史志加詳而危言正氣將日月不泯則偉朕鄉賢之首此其一也及本朝則不憂軒丁公克仁初學舍而儒風振斥行乎而僧徒絀此其二也一齋李公恆蚤悅孫吳一變至道朝野稱誦與南冥大谷而鼎峙此其三也而先後有訥庵宋公世琳誠齋金公

若默默齋鄭公彥忠其文學德行咸卓卓可紀矣若
鳴川金公灌則避爾瞻而不見嫉三昌而請誅萃狀
爲牛山之畏友沙溪之願交者不亦班於日四日五
日六七之間乎且如開亭月峯棠亭思齋勿齋寒溪
與夫閔義將鄭副將白將軍全判官金藍田宋六友
金銀溪諸公舉莫不矜式鄉里相映發百世而崔寬
谷教授歌誦之盛尤近代罕觀者於是乎殷先生又
繼而昌大之嗚呼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以一境羣
賢之輩出而師法者風習之美又相承迭興雖以屠
狗之賤猶爲之知所尊敬則彼縣治驛邨惟利之趨

者亦安知不化於當世乎朕則跋所云行之未數年
民俗丕變者特以其本俗之善而治易爲功如錦上
添花云耳若曰一隅可以蔽闔境則縣之故家士大
夫之耻且冕甚矣而不獨爽實之可憾故余不揆而
辨之以俟博雅者証諸抑丙申八月候嚶嚶金公于
白嶽山下開城一儒生以其師金時鐸梨湖遺藁來
示而李參判宜哲序之首稱開城之俗好商賈若將
并舉梨湖而同之則金公怵狀曰梨湖寒泉徒也亦
李之同門也言顧當若是耶夫開城好商賈最於國
中而金公猶且病之矧本縣乎遂牽連記之庶茅洲

一門風旨異同之并傳云

跋聾啞老人金洪彥 如聲頌 聖謠

右方言長謠一百八十四句聾啞老人感癸卯三
降綸音而作也老人金官故家自茂長井邑轉寓吾
邑之松塘通經史教授子姪晚廢舉不出於門外事
一切若不聞也者矧為之開口乎朕有係於吾國吾
民而終不可默而息乎則往往冒桁楊激紙筆為方
伯痛陳而于所居列邑亦不一二蓋老人湖外一匹
士耳乃能以其不忍人之本心而推發之欲俾窮無
告者有活而身家禍福有不計者故彼旬宣宇牧之

地亦為之始臨之甚威而終則乎而動焉噫人心所
同天理所在詭謂今世而獨不可三代耶使老人苟
得志大有為於世則其澤之遠豈止若干邑而已哉
余既恨無力公誦於當路而重有愧夫頃試一邑之
無是道也顧白首田間辱老人比三過而不外蓋今
年六十有四矣而眉間英英之氣尚不肯全低即曾
中所蓄之耿耿可知已則輒相傾倒未已老人於是
亦謂余頗可語者又示以此謠試一哦之不惟發人
惻隱之端而周發婦魯處子憂愛誠忠之篤尤足以
感聳無極矣吾知此謠之傳而貪墨者冰檠姦猾者

善良雖前後思亂之徒亦庶幾回心而自定則老人之功其說得而小之早晚賴天之靈今秋大熟而吾一邑雖小當且同樂太平舉趾首山呼吾二老臣者亦隨衆歌此而侑之不亦一快矣哉姑書此以俟

跋清憲郭夫人藁略

右詩三上梁文一墓誌二并清憲郭夫人作也夫人既有賢父得聞尤翁淵源之傳及其歸也所以行者書籍若于馱而已舅夫亦賢者有尤翁打愚風旨家法亦甚正而夫人佐之有文有禮所處一室架案經史自家長外未有入其戶者雖其兄弟至亦必設座

戶外之他室又令耐先室於家長而身死毋耐惟各葬近地其子死猶眷眷勅以禮所著詩文經疑女訓自以非婦女事焚之不許洩信乎其閨閫道學在古今中外一人焉爾胤錫自少已聞夫人德美已亥宰木川縣距其居全義不過一舍既又聞夫人少子得運始與木川人金大諫履禧爲友壻者晚贅第三婦家即亦木川民張姓許也張恃嫻無禮余爲之嚴治因人求見夫人文字之遺者得運示以此六篇曰此外無有也余乃得而敬翫之類皆醇儒莊士少不下爲文章口氣絕無脂粉貌樣何其異也若其爲舅夫

墓誌則表章平日所樹天理民彝之大者而夫誌尤
悲懇周至舊聞夫人在世以屬族人轉謁文于寒泉
李文正先生先生卽打愚從孫而夫之外再從兄弟
也得此誌盥手閣案而讀之曰使其僭作亦何以加
此不若因之以俟百世嗚呼先生之言非故爲諛則
夫人之文無藏於其行可知矣倘胤錫稍得三五
年居官擬以梓行諸士及庶海東尤翁脚下知有女
學者出焉雖柳眉巖之宋氏之賢金誠立之許氏之
藻亦天淵不侔則不已快乎惜七八朔徑罷無以遂
願只令少子二姪草草傳錄以歸而識其槩如此後

之人尚有以亮之

竹谷集新本附錄世系年譜後論

竹谷李先生棄後學一百八十有七年而胤錫亾狀
始克謹就文集初本及行狀誌碣有所修潤以成文
集新本上下卷與夫附錄之世系年譜旣脫藁可行
如石大率詩文之選則務精而有關於道統經義國
論邑治之大者必窮搜而增補之事實之紀則務謹
而有關於年經月緯科目宦跡之微者猶參訂而表
章之以至上而祖世中而配匹昆季下而子姓孫曾
而先生前後始末自其不可考者以外幾乎無復遺

憾以視嚮也疎漏繇穰而缺譎顛倒者則相距懸矣
實先生明靈有以默啓曠世而六代孫師程八代孫
宗鎮一鎮以門老命迭往來指授之功耳胤錫其何
能爲役朕竊自惟夙奉教晚隱先子家庭已聞中
仁明 宣基隆之會有先生久矣繼以一再婚媾
之故得翫初本迤至諸家叙述而馬牛齒不甚長夢
夢朕未暇窺夫奧突乃今反復幾年專意卒業因以
僭預編摩朕後悅朕若復承領聲效於殘篇斷續之
中則知世之目先生科學倫魁者末也乃文章作者
家數也是亦猶夫末也乃道學名儒流亞也皆者吾

友鶴城金士謙亦言吾東一隅雖行朱道之漸而方
退陶暨吾祖河西緒論之不及大行於八路也則中
國文獻之所傳習亾論孰粹孰正其不能若今之備
者明矣惟先生二大文字在當世獨發人之所未發
眞日月不刊之文斯言也豈欺我哉嘗試因而申之
蓋先生之生丁己卯士林大鑿之餘受先公師法寒
暄之訓而及夫稍稍遊太學矣則有慕齋金文敬公
以己卯完人爲一代山斗是先公同門也亦四兄竹
陰先生所從遊也如退陶河西着巖諸老先生孰不
被其接引而獎成而重以圭菴按湖南一路而風厲

之於是乎先生之內外熏染而有得者已可細想而無疑矧南溟高峯德溪之賢復與之觀善乎則先生所以聞道蚤而為學博終臻乎真修真悟之域而不以地若世有恨也空哉觀乎其為翁巖送圭菴赴皇京而代撰序文如朱子之為劉其父序梅溪集故事也年僅二十四耳以眇朕海外一後生歷選宋季元明上下數百年道學源流凡諸統之宗會之元或斷或續或同或異之類能有以語而詳而不遺一二擇而精而不差皂白非夫聞道蚤而為學博者朕乎哉此先生大文字之一而胤錫所為之心醉也雖

朕世固有聰明特達極古今中外之間見則猶或可觀於能是若其在墓廬為門人而草示學戒者彌高彌邵更深更密非童觀一朝一夕可驟而幾也其曰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則是引張子遺語以明夫學之本由己而師之道在心爾夫心之神明如鏡茹物善惡妍媸隨到自燭苟能動知敬畏如視嚴師則邪僻不干自朕心正而無放言如是足矣旋又轉之曰雖朕先儒之言非以心為重之論也若徒執其以心為師之言而不復就有道而正焉則孤陋之習經約之病終流於二陸之頓悟矣惟此一轉正程叔子所

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者之遺旨而覽者或未致思耳天有是理在心為性全體渾狀無不善者天命之本狀也心以其貯性則非不本善也以其即氣之精爽則不免或被氣累而性之有時不善亦心之罪也本之乎其理之出天者聖人所以必令理為氣宰而無不純乎善其敬之立乎正也本之乎其心之挾氣者釋氏所以不察理為氣動而有不純乎善其敬之歸乎差也苟不論善與不善惟心之重而師焉而不復知天下自有有道者真可以嚴畏而就正則不惟理有未窮而事有難行亦且猖狂自恣如釋氏天上

地下惟我獨尊之云而拄杖喫棒罵佛喝祖甚至花街柳陌謂頭頭是道者何所不為使其幸不至是猶不越乎認氣為理認心為性陰諉德性之簡易陽詆問學之支離如二陸孤陋徑約之弊者亦釋氏面壁頓悟之換面而已以故叔子於此憂深慮遠以本天本心二句劈析為教庶來者知所取捨而南渡以降猶有如二陸慈湖者 皇明之盛猶有如白沙陽明者即海外尤邈矣未知先生何等恣質何等工夫亦何等神識能超狀遠昇於言絕義乖之後耶非夫終臻乎真修真悟之域者空莫之能狀此先生大文字

世所
之二而胤錫所尤爲之心醉也豈獨推諸師道云乎
哉夫既有是二篇矣而其餘誠敬命德智愚聖賢之
辨化民成俗崇賢戒子之地絲來線去莫非二篇之
數言則百世之下欲知先生觀於是二篇可矣譬之
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西銘信乎發當世之所
未發者文之可傳亦何必多乎哉彼科學文章既無
足擬雖於道學名儒其賢於先生之遠者竊恐亦必
無多而先生平日未聞自以道學標榜如其并世捷
徑之爲者豈殆明季所謂寧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
道學者歟若夫浮沈州縣晚暮製 教雖霽峯所慨

而先生已迫朕任之不必論也且如仁弘汝立豈非
自命道學崛起清顯者而先生之卒之年而汝立誅
又三十餘年而仁弘誅其爲假非真之驗何如也朕
則先生之德之盛雖以中庸之錦綱曷足盡之抑易
有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今遺文雖罕於言易而徵
諸行事參諸時世則家傳謂以深於易者信矣易爲
性命之源又詆曰不朕嗚呼吾友士謙倏舍我逝矣
恨未劇談到此顧其大文字拈示千億者可爲先
生道學子雲堯夫之知故頃嘗不揆約於新本附錄
之成則又相對互質以盡後學之責奈胤錫不幸失

右臂何哉輒牽連行繹以爲後論上以寓先生仰止之懷下以寓吾友可作之願嗚呼歎矣豈易與不知者道哉

題綾城朱氏家乘後

癸卯秋楚山朱叟煜來示其家藏綾城朱氏世譜曰吾初名成龍高麗知都僉議府事文節公悅十六世孫也自麗史爲文節公立傳而上及於厥考餘慶則誤倒名字作慶餘由是而又上溯八代則其名俊是宋晦菴文公先生曾孫潛之子也譜系如此吾欲以是上訴朝家苟顛時賢庶遐鄉流落之見憐公其幸

有以一言前導矣哉余方在苦塊不可以妄說及之但曰此輩久遠之跡須得年代相符來歷甚的狀後乃可叟曰狀吾將以文公行狀新本及世譜加詳者來矣越二年乙巳余讀文公遺文而叟適至有示焉世譜則未見夫加詳而行狀則禮山集成祠活字所印也蓋於勉齋黃先生所撰本文子孫叙錄中插入蔡沈號九峯五字於女壻之列此已大誤又就曾孫淵洽潛濟濬澄而以淵洽爲長孫鑑之子狀不知鑑本無子者也以潛爲鑑弟鉅之子則是矣而不知淵洽潛濟俱鉅之子而濬澄則非鉅之子也是亦誤之

大者朕于潛名之下別有所增曰號清溪杜門行義
爲學者師見其時世之主和小無修攘之義慨朕鬱
悵嘗窮居忍痛矣一朝浩歎孔夫子居夷之章而呼
其門弟而誡之曰海外青丘箕聖之攸封而素稱其
禮壤也吾屬可居矣攜其同志五六人而始出東國
其下分註曰子孫錄一章後學呂履追錄噫中華故
族自古多東來者安知朱氏之亦果不朕雖朕攷其
年代尤有誤何者文公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
卽高麗仁宗八年也文節公卒於高麗忠烈王十三
年丁亥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也上下共距一百

五十九年今以父子相承一世三十年爲古今通率
者計之正得五世而零九年而已覆按是譜自文公
至文節公十四代爾當爲四百二十餘年則一百五
十九年倍之朕後猶可相當不朕則無以相當人莫
不以史家爲信而私譜不能無疑亦天下之同情也
吾又何獨不朕既有所大疑不敢不以之直告而叟
曰朕於是乎書叟其歸示諸宗之學識博而精者兼
問呂履之爲何世何地人還以告我

題故孝子吳公遺蹟後

昔太史遷傳伯夷第一其言之首有曰夫學者載籍

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蓋六經爾而史家其流亞也即天地人一切可紀者何往而非史孔子作春秋紀災不紀瑞慎之也瑞不常有有之亦近乎神怪非可訓諸日用寧闕之可矣余於吳城故孝子吳直長公遺事竊有感焉何哉東國輿地勝覽我 聖朝地志之大者也原乎戊戌梁氏誠之徐氏居正之所進成乎辛丑盧氏思慎修乎乙巳成氏倪丙午金氏宗直而 成宗實 賜睿裁則己未燕山君所加修亦不過仍舊貫而已至庚寅李氏荇新增又 中宗命也於是人物類有增孝子 本朝二人而曰吳浚父

患腫吮之病革嘗糞及歿哀毀盡禮事 聞旌問是二十一言者可以見誠孝之篤可以見 旌表之盛志於縣矣則史於 國矣與六經可攷者何別雖靡有神天靈感之瑞而其孝之實自如也乃世之談者嘵嘵狀惟瑞之趨將以爲不若是無以徵夫孝也噫孝之實果在於瑞乎哉生以禮死以禮能事之盡禮則希公者亦公之徒耳益百世勉諸

書張東海千文法帖後

右 皇明張東海汝弼千字草書 本國驪興李震休伯起所識而傳者蓋嘉靖間人而書亦及其時東

來一國書家靡狀宗之如河西聽松諸賢猶駸駸游
戲於斯而孤山蓬萊尤其酷好而與化者也世之攸
趨而鮮具眼向微聽蟬氏表章雖膺亦殆成真狀天
地造物真者不滅書固一小藝耳而能之者不恆有
也使其非真庸無百世鑑別近高靈申涑父既得而
模之吾大兒一漢又重模之俱以是書之真爾間竊
思之古文化而大篆大篆化而小篆小篆化而八分
八分者隸書之流也狀隸書自三代已興為二篆羽
翼而隨民俗流通遂至有漢晉二隸之別晉隸則今
之楷字鍾王之跡而楷之化也又昉于東漢之先西

漢之季史游之急就杜操之章草則草而益草用狂
而為聖蓋字體嬗變至是極矣今以宋太宗淳化閣
帖 明宗藩東書堂法帖清廣金石韻府與夫古今
金石諸錄攷之可知已狀晉人之草猶有法度及宋
蔡君謨亦狀而米元章黃魯直乃始狂怪欹斜一以
張旭懷素輩為歸朱子嘗以病之至以為世道衰下
為人亦狀奈彼嘵嘵反譏朱子之學曹操書而不省
米黃之可創因仍漸染至東海此草尤有狂焉狀亦
奇之過者乎我東表三十年來詩文書畫并中華垂
名者代不乏人試以書言之如新羅金生之通鍾王

孤雲之肖顏柳尚矣自勝國通元文子瞻書子昂是
崇而入蜀本蜀即蜀林也稻黍也子昂嘗見蜀葉本朝安平以下愈多祖子昂謂之蜀體或
翻風有契而象之因號以蜀而轉而蜀爾及張草後
出與趙盛行則退溪以為俱誤後學而曰學步吳興
憂失故效顰東海恐成虛其斥之嚴矣朕河西少日
既臨張草又稱退溪以王趙筆三字豈退溪亦嘗兼
趙耶要之河西則主顏退溪則主王此其中晚所專
譬之學文之成德時節而不一豪或近於狂則亦朱
子遺意也朕東海雖過子奇而六經之易獨不曰奇
乎於奇而奇者未必不於正而正是又不可執一而

論也後之人其庶有以擇之

跋打愚李公官教 下諭疏批

右打愚李先生所受官教四十九道 下諭四十一
道疏 批八道祿牌一道 賜送一道及 贈考妣
封夫人官教各一道其後大司憲官 教一道則格
于乙亥者行于丁酉乙巳而不幸佚之不免追錄以
補而不克安施 命之寶摠之起 孝廟戊戌止
英廟初年嗚呼斯亦足以俯仰天人之定勝矣始先
生承生考晚悔公得趙風王金文元所受於牛粟者
淵源既遠且正而先生之生少同春十四歲少九菴

十三歲初從文元子文敬與兩宋同門卒乃執弟子
禮惟勤勵丁丑江都家國之難不屑公車三十五而
遜全義依楸讀書而窮理真知而實踐終始以一敬
字用力尋薦入講院憲府乙卯扶禮論竄寧海六年
則復偕九菴大來歷太學刑部戶部京兆爲都憲貳
吏部 恩遇之隆實駸駸九菴流亞矣顧九菴不克
善婚邢胡致師生倒戈之變則先生首斥絕不與己
已而 聖妃遜九菴坊先生亦微文一網以翌年正
月十九日瘦于理而二庶子一門生暨一奴相繼死
之其出處屈伸益九春是同則古云生同志死同傳

者非在是歟乃今九春既魏躋夫子之廡而 聖上
尤於九菴表章如天之不可梯矣獨先生後屬凌替
蒸嘗且曠而雷巖書齋紙牘之享亦只隱約滄洲而
已未有以額而祠也墓又不及樹神道短表則爵而
謚之其尤何可論諸百世之下如有後朱子按道而
守土者必將于彷徨思盡後死者責其朕否乎胤
錫先曾考醉隱公亦乙卯禮禍中一人也頃一騎檢
災登四觀亭是先生止宿舊寮而九春所經眺也歷
雷齋謁墓下益悵懷高山而又直先生副室墓麓之
訟則玄孫樵氏出是冊要題嗚呼先生之集行矣從

孫文正公周文亦千古可信小子尚復何言姑書一
二所感以歸之

題家藏數學啓蒙後

石松庭朱氏數學啓蒙三編可擬考亭朱子易學啓
蒙四篇視宋錢塘楊輝數法則明而坦視 明新安
程大位統宗則約而盡雖其圓率不究乎祖冲之趙
友欽之精微而天元一法實啓乎清康熙大西洋精
蘊借根方比例之妙在中國或若未極表章而猶莫
之弄不願者及其傳而東也則與楊輝及 明安止
齋詳明數法鼎立學官爲 國家大用久矣願是書

由淺入深又無人註解以致學士大夫固仍簡陋而
不以爲意不亦惜哉往者慶州金觀察始振訪造其
幽爲刻于湖南巡營續以楊輝望海島術以補句股
奇要之闕而序其尾傳之百餘年來士稍稍窺其一
二 英宗丁亥營中大火而儀禮通解續與是書板
本俱灰余恆病之有人得 肅宗戊戌寫本朱註者
于漢城市上亂紙中函購以藏加註解有年齊至金
池縣齋易其流緝其蠹又從而裝褙庶子孫游心六
藝者能讀余篋書而毋墜則亦沿數達易捨筏登岸
之一助云爾

